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二月第一百二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11



- 《抵達》詩刊作品選
- 瑪麗·奧利弗詩三首



目錄

No.12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秀陶	我的新行當	3
遠方	黃山拾零	3
蔡克霖	走進五千年文博園	3
嚴力	觀察／秋天在韓國	4
冬夢	詩餐文化	4
韓永恆	這一年的生活 三首	4
向明	詩的厲害／烏雲／前輩	5
莫云	穿越北緯線	5
伊尹	深秋之見／冬風之夜	5
鄭玲	千年遺夢	6
林明理	傾聽紅松籽飄落／岸畔	6
桑克	藏匿／犬儒的智慧	7
謝勳	當文字醒過來	7
北塔	從家到超市	8
朱鎮西	你是／柳條人	9
步鵠	酷	9
古松	摩囉街	9
李雲楓	在午夜走過廣場／祈禱	10
李斐	請看斯人	10
于中	冬之腳步	10
輕鳴	詩人 VS 猴子／心態／煽情	11
林木	動與靜	11
雪川	雪域的協奏／故鄉	11
半瞧	讀鄭玲	12
李國七	不是愛	12
雪絨	小日子／簡愛	12
王克難	經典花 四首	13
余言	生命 二首	13
資中華	新年好	13
陳葆珍	雪	16
達文	苦笑願望 四首	17
林小東	處處聞泣鳥	17
柳青青	箭豬	17
張耳	黃昏月	18
王露秋	秋·晨露／春日短章	19
逸雲	愛情的時態	19
王妍丁	藍色月光／黑森林	19

章治萍	瀕臨潰滅的詞	20
彭國全	蔥之一／蔥之二	20
蔡可楓	龍捲風	20
木也	夜鶯／給母親	21
夏野	一枝梅	21
黑馬	歲末書／過年	22
王祥康	前方／時光的背面	22
黃昌成	地氣／加油站	22
陳銘華	天柱山 四首	23
北野	一個人的獨行／無題	23
高詠志	太陽／玫瑰夜／煤／走著	23
范希波	裸體的海 四首	24
伍永恆	黃昏／秋涼了	24
徐林	暗示／救贖	24
馮冬	午後的雨／禱告	25
方悄	夜雨寄南	25
西楠	之間／雪是	25
包苞	旗幟在風中成為碎片	26
朱增光	給我未來的孩子	26
冰花	那扇門	26
高岸	呼喊	27
心水	無人無我觀自在	27
孫成文	在秋水岸邊	27
石城	美人魚 二首	28
	《抵達》詩刊作品選	14
	譯詩	
陳殿興	自由頌◎普希金	28
余問耕、石鈴	一首越詩的兩種中譯	29
木也	瑪麗·奧利弗詩三首	30
	評介	
張索時	詩不成詩的得獎詩人	30
向明	《詩之島》上〈鹿回頭〉	32
陳國正	《夢的碎片》自序	33
文刀	賞析冰花的〈致敬〉	33
劉耀中	智利詩人聶魯達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黃山剪影／陳長青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伊尹 (洛杉磯)

■ 秀陶

我的新行當

那年失業之後吃了半年的保險金，然後在家中磨磨蹭蹭地過了半年多，才開始寄發履歷來求職。寄出了兩百多封應徵信，又等了幾個月，算本人還是個不錯的人才，總算也等到了三、四個回覆。經過了一番會談、調查之後，便有了目前的新職——貼身保鏢。對於這一職位之取得，我也說不清這到底是屈就呢還是高攀。然而年壽將屆八十還能得到這一份工作，萬幸吧

工作說來易而輕鬆。老闆的保鏢有六人之多，帶頭的老田是老闆的司機，與老闆等於是形影不離。武藝高強槍法精準。其他四人，以二人輪流分別在老闆左右保護，四人皆習武、練槍。只有我沒武功也不佩槍，只是老闆出現時，我依令跟在他身後，距離不得超出一尺而已。老闆不出門的日子我們更是無所事事。大家不過是調調狗巡巡莊院而已，清閒之下養尊處優，我是更形身寬體胖、體重猛增了

有一天我在門邊聽到老闆在向老田說話“……他的不活躍、發胖正是我喜歡的，你們為什麼就是不能瞭解呢？那些好處為什麼就一一要我說出來呢？你看七、八十的人，食古不化，頭腦冬烘，堅如磐石，幾十年的滄桑炮製出一付鐵石心腸，幾乎是金鐘罩鐵布衫一樣刀槍不入，只要有他長在我身後我便自然有一股安泰祥和的安全感……”

Oct. 2010 L.A.

■ 遠方

黃山拾零

2010年5月底6月初，筆者到安徽安慶市參加第十三屆文博園國際詩人筆會，因此得以一口氣遊覽了天柱山、九華山、黃山等中國三大名山。

1、始信峰

要我相信什麼
我來了
相信我的智商
我的情商
也就這麼高
前頭的蓮花峰
攀不上去的
真要試試
我猶豫

2、怪石

一路驚歎錯愕
可就是分辨不出
哪一塊
是我前世的應身
頑石
悵望中
福至心靈
低頭看看自己
我恍然失笑

3、雲海

花樣太多
變幻也太快
我看不過來也看不懂
心裏只惦記
巫山的那片雲
簡單明瞭
只有早晚兩款設計
剩下的
你自己豐富

■ 蔡克霖

走進五千年文博園

我將繽紛多姿的雨花石子
帶進五千年的文博園裏
也帶來了春的豐富的祝賀
世界詩人在這裏聚會
文博園歡度最難忘的節日

我在這裏碰到好多
一直未曾謀面的敬仰的人
我在這裏聽到好多
如藍天星斗般動人的故事
我在這裏攝下好多
詩人在廊畔上栽下的花枝
我在這裏書寫好多
從血管裏噴湧而出的讚美
歲月的標點，在每一處
都閃耀著時間安寧的光芒

啊，五千年的文博園
請你也快來數點
我紛呈的雨花石子
與你的五千年一樣燦爛與悠長
你新生命的日子才剛開始
已漂亮的貼在時代的排行榜上

2010/6/10

4、奇松

的確奇
像我年輕時刺的平頭
齊刷刷的
短密耿直硬朗
偶有怒髮也難沖冠
可幾十年過去了
你依然在那裏鬱鬱蔥蔥
依然在那裏風流倜儻
我卻焉了

2010年6-10月

■ 嚴力

觀察

動物園無處不在

他滔滔不絕地對著她
講述著各種精彩的個人經歷
像一隻開屏的雄孔雀

情報局到處設點

愛情殿堂的門前
總會有幾個
貌似過路的人轉來轉去
他們長著所有第三者
該有的五官

疑問處處展現

天亮了
下雨了
天亮和下雨團結起來了
但我覺得
這種團結總有點對社會不滿

2010.10.

秋天在韓國

秋天來了
紅色 褐色 黃色
金黃色 咖啡色
這群時尚模特兒
吸引了無數休閒生活的
週末追星族
追星的激情一路堵到景點

秋天來了
需要多大的箱子
讓換季的人們把綠色收進去
但有更大的箱子搬出了

■ 冬夢

詩餐文化

豬扒雞腿大蝦是冰鮮的
蒜蓉汁洋蔥汁黑椒汁是調
教的

歡迎選配
飯粉或麵包

青春如詩的歲月
煮一道清淡或濃稠的餐湯
要是過了火
浪費柴米油鹽

2011年寄自香港

像“新萬金”一樣的
人類工程

秋天來了
歉收或豐收的人
對利益各懷見解
但懸掛在社會大樹上的果子
是各行各業的共同收穫

秋天來了
走在落葉上的步伐
抬起帶有寒意的心情
望著自由高聳的藍天
那裏卻沒有北方

2010.10.25.于韓國

新萬金工程 (Saemangeum Project)
是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造陸工程，要在
韓國全羅北道的三江河口築壩圍海造
地，新造陸地將達4萬公頃，打造一
個集高新農業區、高科技開發、產業
區、生態旅遊開發於一體的“東北亞
經濟中心”。它將分段進行，預計整
個工程於2030年完工。

■ 韓永恆

這一年的生活

這一年，雪不大
足以覆蓋你的房頂
這一年，人不多
足以擾亂你的心智
這一年
是虛空，是永恆
是貧窮的人，把手放在安靜的石頭上

該發生的事情

天黑的時候
星星應該升起來
可是它沒有
很多時候，我站在黑夜裏
眼睜睜看著
該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
如果再過一些時辰
星辰還不出現
我會把自己的心升起
填補那個空缺
——前提是
上帝會原諒我

平衡術

為了讓現實達到適當的平衡
請原諒那個一再犯錯的人
也要適當批評那個總是把事情做對的人
生活，不總是正確和錯誤
要允許有人從罪孽中
活出奇跡來

2011年寄自四川

■ 向明

詩的厲害

那純粹是以鈍器
攻堅進去的
任何雌性動物都知道
詩的厲害

確定只有詩
那無情的碰撞
那無厘頭的鑽營
才能把一堆失魂的亂碼
處理得服服貼貼

甘心得
就像她現在躺着的那樣

2010/9/27

烏雲

變天的預告
襲地的先聲
要大家告訴大家
身着黑裳悲情的出現
警示這世間
又將有土石流的驚恐

深怕世人仍充耳不聞麼？
不然
不會大張旗鼓的
又是閃電
又是驚雷
好像真會有塌天的轟動

2010/12/8

前輩

就是因為
頭頂一面降旗似的白髮

往北再往北
一路追蹤著北極星的足跡
直到群山隱沒，眾水無語
白楊赤松逐步引退

火燄花悄然熄火……
這塵世終於只剩寂寂荒漠

啊，這極光棲息的極地
是愛斯基摩人深深慕戀的
他鄉與故鄉
也是海豹鯨魚的地獄與天堂
北冰洋蒼白的風終年拂掠
這失溫的凍原上
只有滿目褻褻的苔蘚地衣
依舊執拗地織補著
天地殘存的血色

兀立世界的頂端
你遙望浮冰流浪的海域
視覺冷不防脫韁
跨越無始無終的時空
直奔海平線外——
那場冰雕雪鑄的宇宙洪荒

*註：巴羅 (Barrow) 為阿拉斯加
最北端的城鎮，當地的愛斯基摩人
於二千年前由亞洲越過白令海峽遷徙而來，至今仍以獵捕鯨魚海豹為
主食。

時常被喊成“前輩”

我會不急不忙地從口袋中
搯出一枚小小的一元台幣
然後問他
就是這個嗎？

馬上又說
已經貶值到
掉在地上都沒有人去撿

■ 莫云

穿越北緯線

*

——
巴羅
記
行

■ 伊尹

深秋之見

又是深秋葉落的季節
我家隔壁的婆婆
從早上到傍晚
又開始忙著打掃那些不停凋零的樹葉
她的耙子拉出的聲音
刺耳得竟然沒一個人過來問候
只有住在對面的那隻白色洋狗
不時大聲吠叫
把她身上披著的陽光和灰塵
震落一地
而她的耙子
正趕緊為她梳理這些枯燥的日子

冬風之夜

進入倒數的第三天
今夜無端刮起大風
又到入冬季節了
整條空盪盪的街道
滯留著吹不盡頭的風
暈黃的街燈
緊閉的門窗
確實讓人回想太多往事
并不想帶著過去入夢
希望冬風會把它吹得支離破碎
誰知起床後發現
原來風並沒有把它吹走
往事依舊
只因它一直都不曾被遺忘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斯冰 \$60 **支持**

千年遺夢

縱使塵世的噪音同時喧囂
我也能聽清楚這個聲音
它是不可模仿的 天生的
彷彿是血緣性的親和與呼應
一顆直墜而下的流星告訴我：

它呼喚的只是我
它傳遞過來的光和熱又遠又近
像是從現實世界的另一端來的
又像是從我體內發生

縈繞著我長夜的隱痛
只要我能聽見它
就感到時光似乎從未流逝
青春又從死亡中回來

有一天 它說它要回家
回來吧 回來吧
你回到我的懷抱

即是從戰場回到故鄉
層雲中穿梭的閃電
照亮了我前生的記憶
——一個千年遺夢：

我們原是骨肉相連的母與子
我有你童年的故事可以細說

那是蓮花照影的季節
青蛙的鳴聲得自明月流水
你從荷葉下出來

騎在青蛙的背上
手裏拿著一枝蓮花
催淚的丁香

引你投入一個少女的身體
正如大地生出了岩石樹木一樣
我生出了你！

你才 8 歲 遭遇了一場浩劫

你逃過了滅門之災
但稚弱的腿來不及過橋
橋已被炸毀了
在槍聲與悲風之中
饑寒的孤兒 江邊流浪
去撈那從船上扔掉的一片白菜
波浪沖走了你
彩虹是神與人立約的記號
一位慈善的老者
在觀看彩虹吸水的時候
於茅草淺灘
救起了你

從那個聲音 我聽出
如今你已長成
能夠在任何混亂中
開劈道路的男子
在茫茫的水域中
你是我唯一的陸地
但我不敢 把你的身世說與你
我擔心 一代新人

絕不肯與舊夢相認
我害怕 你厭惡自囚在夢幻裏的
一個瘋子的囁語
從此深潭般地沉默了
我害怕 愛一個人就會失去那個人
我將永遠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胸上將會戴上被暗藏的秘密
燙出來的十字架
走向一條消失在雪中的路……

2010 年寄自廣州

傾聽紅松籽飄落

她在斜坡上漫步，宛如紅松籽飄落
雲氣冉冉的星空；
時間與天地稜線交錯
紡在她的紅髮和微笑間；
那阿波羅的杖，那琉璃瓦的雙眸
如此澄澈、如此恬靜，憂鬱卻靈動
在這片蔚然的長白山中
黑暗已輕挪著脚步下沉
傾聽紅松籽飄落
她細細思量
菖蒲的細語，羽翼的蟲鳴
在甜美的歌雀消逝後，
全都鏽蝕而閒置，一剎那
稀微的碎影覆蓋山丘。

岸 畔

一隻松鼠
倒懸
不露生色的天空。

牠竄來跳去，無視
跌宕紅塵
唯有鳥影打破沉默。

我在岸畔行走
撈捕：風的腳履兒
深一步，淺一步
時光的蜻羽輕輕凝固。

偶抬眼，綠芭蕉升上
春之草垛
在裸石後染亮了。

2011 年寄自高雄

■ 桑克

藏 匿

你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中，
沒有誰能發現你的存在，無論是
狙擊手還是偵察機。你是安全的——
你歎了一口氣，然後將繃緊的肌肉彈簧徹底鬆開。
你忽然想起夜視儀，在黑暗之中
能夠看清一切，雖然在圓形的視窗內
你與周圍的景物皆泛黃綠的顏色。
你的頭髮豎起。而且，還有靈巧炸彈
在衛星的指引下追蹤著你的汗毛。
你將手機關閉也能找到你的行蹤，我聽說
那裏面的晶片無時無刻都在出賣你的秘密。
你用冰塊敷著身體。你想如果你能變成一條黑蛇，
你就能控制體溫，如同控制一副呼呼作響的空竹，
那麼夜視儀和靈巧炸彈就等於廢鐵啦！
而手機，你將之砸碎將之埋在哈爾濱的洞穴之中。
還有誰能夠發現你的存在？你沒有留口信給妻子，
沒有留便條給兄弟，沒有留蛛絲馬跡給組織。
誰也找不到你。你再次歎了一口粗氣，
然後將繃緊的神經彈簧徹底鬆開。
你忽然騰地坐起。在你思考這些的時候，你的主
在黑暗之中悄然微笑。祂當然知道你的存在。
難道你只能把自己變成一具真正的冰冷屍體？
即使如此，你的靈魂仍在曠野之上遊弋，仍就是
散發著芳香的魅影，而你的聖主
仍將一如既往地撫慰著你的傷痕。
黑暗是透明的，是絢爛的，錦被。
你躺在黑暗的地窖之中一如躺在光明的懷抱之中。
你歎了一口氣，然後，尊奉這命運的安排。

犬儒的智慧

看見倒楣的事情或者災難
我想閉眼馬上睡過去。等我醒來的時候，
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什麼倒楣的
事情或者災難。它們根本沒有出現過，
甚至夢境它們也不敢騷擾。安靜的，平靜的，

——記張梅駒與金鋒的雙人展

〈狂——書法與雕塑的共舞〉

■ 謝勳

躺了多少世紀 以無法重複的筆觸
從歷史的軌道中 瞞那一眼的炯炯
夢醒 幽它一個靜候千年的默
文字，不再平面 墨黑的象形眼珠
而得意忘形起來 找回久已迷失的童趣

當文字醒過來

那裡 獨鍾的不鏽鋼
悟出一朵微笑 走出筆鋒的張力
這裡 而那柔中帶剛的
綻開一波波 迴環使轉
凝視後心鏡的漣漪 是線條氣勢千年的累積

2011年

什麼也沒有發生。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我就用這種方法對付教師，對付雪天，
對付我認為倒楣的秋天。荒涼的秋天
為什麼在油畫中是燦爛的？我不明白，所以
我現在仍舊用這種方法對付貧窮，對付戰爭
或者異化的單位以及潛伏的漫漫黑夜。
我不是逃避，不是想像力過剩，我懂得忍受，
懂得憐憫，懂得關於應付的各種技巧。
我閉眼馬上睡過去，好像一支熏香或者一支
勃艮第酒把我拽進一個陌生的地方。
絕對不是夢境，像是酒吧。
亂七八糟的鬧哄哄的酒吧，什麼也聽不清楚。
我想馬上閉眼馬上睡過去。無論看見
倒楣的事情或者美貌的災難我都義無反顧地
睡過去。我自鳴得意，我自命不凡——
其實愚蠢得要命。但是我僥倖活了下來。
在海嘯與瘟疫之後，在核戰爭之後
活了下來。我睜眼望著乾淨的地球——
乾淨的，荒涼的——彷彿我在旅行中途看見
一塊陌生的沙丘。我不是一個旅行者。
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不是一個教授。
我是一個憑藉風力或者罌粟飛行的人，
我在荒涼的半空看見鳥群匍匐在沙丘之上
彷彿一群剛剛長出絨毛的鴨子。

寄自哈爾濱

從家到超市

一、靈魂的委屈

為了活下去
每週至少一次
我得去超市

我的靈魂可不是寵物狗
說走就跟著走
我得跟它磨半天嘴皮子
它才勉強動身

它委屈，不情願
走三步退兩步
最終還是跟商品握了手
好在不需要強顏歡笑

二、電梯刑

像一個恭順的僕人
總在你門口等
你一摠，它就開
再摠，它就關

個別人會來回摠
讓它頻繁地開、關
像無聊的主人
調戲不敢反抗的女僕

它能帶你上升
就能帶你下墜
你一旦進入
就休想自主
偶爾地，它停在半空
像懸崖上的一口懸棺
它沒電了
你恨不得自己是一節電池

每次都像入獄
好在刑期很短
還沒來得及懺悔
你就出來了

生活把你抬得太高
卻又成不了仙家
你僅憑自己的雙腿上下
已經幾乎不可能

三、小保安

要經過大大小小
多少道門
你才能走到大街上

鑰匙與鑰匙差異極小
而你還得認清
不像男人和女人
鑰匙與鎖不會隨便亂來

最後一把鎖
是剛剛從下鄉來的小夥子
黑黑的
嘿黑的

四、小道上的消息

你望著大路
像你那位顯赫的後媽
而你的親身母親
是那一段小路
總是被你忽視
你總是要等到烏雲臨頭
被淋成落湯雞
才會想起

螞蟻曾在小路上聚集
亂作一團，互相踩踏

在月光裏洗澡
與月光擁抱
——重重摔了一跤
你才知道
小路上有不止一堆狗屎

沉默是金
等你被閹割了嗓音
你才懷念
老槐樹上的蟬噪

五、天橋市場

城管來啦
城管來啦
城管來啦

秋風掃落葉
暴風捲殘雲
螞蟻吐出千辛萬苦搬來的糧食
跳蚤脫下好不容易穿上的衣服

從橋中央分頭跑到橋的兩端
在大蓋帽前
夫妻倆不敢相認

鏡子被砸碎
照出城市文明破碎的臉面
照出依然鄉村的破碎的心
電筒被砸壞
一星微光依然照耀著前方
在電池耗盡之前
你不可能把它關掉

像一隻耗子，為偷一口飯

被趕進了風箱
兩頭都有貓守著
它們把風聲拉得太緊

從小到大
他無數次從橋上跳進
故鄉的河流
上個禮拜，還因為
討不到薪水
他曾在橋上練習過跳水
在這異鄉的大都市
河流是無水的水泥
波浪是疾駛的鋼鐵

突然，天橋下所有的車
都戛然而止
彷彿他用這最後一跳
力挽了狂瀾

六、誰比誰大

肉大於肉體
肉體大於靈魂
傢俱大於家
家大於家園

鮮花大於花
花大於土地
超市大於農貿市場
市場大於農民

我為了活下去
這一生都得徘徊於
家和超市之間

2011年寄自北京

■朱鎮西

你 是

你是古老傳說中
嚙在蛟龍嘴裏的一顆珍寶

你是暴風驟雨過後
綻開的第一朵鮮花

你是藏在深山密林中
一個靜默冥思的湖泊

你是遙遠異國青草芳香牧場裏
歸來的最後一匹銀白色的小馬

你是悠長春夜夢境的
偶爾落在遊子心上的一滴甘霖

你啊 你是刻在亡靈墓碑上的
一個永恆的悲哀

柳條人

咆哮的獸充滿房屋

——《聖經·以賽亞》

他們來了
一桶墨倒了進來
我房中
炸開一個黑洞

你一走進花園
罪責就與你相連
——這是判決

千百個腳步
踏過胎兒的肚子

人哭泣

我用酷來保存理想
不然太熱它會融化了

地球越來越熱
人要打心底裏冷起來
理想放在心底
愛情放在心底
真誠放在心底
不然它們就會融化了

像冰川一樣融化
像瀝青路面一樣融化
像舞廳裏旋轉的身體一樣融化
像不勝負荷的地球一樣融化

愛情像愛情一樣融化
理想像理想一樣融化
真誠像真誠一樣融化
忠貞像忠貞一樣融化
清醒像清醒一樣融化

我必須保持心底冷靜
至少在 2012 年以前
讓它和它的收藏品無恙

2011 年寄自紐約

咒語如瓦斯般照亮荊棘
一片碎瓷碰撞聲

水退了
綁住我的手和腳
沙灘上豎起一個柳條人

擊大鼓
吹大螺
燃大炬火

蘭色 紫色 紅色的花瓣
一片片墜落
人在歡歌

2010 年寄自湖南

■步 鴿

酷

■古松

摩囉街

歷史喜愛在這裡駐足瀏覽
不知誰把我放逐異域
隨意的躺臥
疏風淡雨的每一天都在
等待東來西去的人尋找
月轉星移後祖先的鄉愁

來的人總愛把思念拼圖
唐的傲然，宋的孤立
千年的烽火傳奇
恆古的色彩
幾乎在你抖落的腳步下
長長的觀望
依依的嘆息

明末青樓的笑靨依然繚亂心扉
清末民初炮聲隆隆
在來不及回望皇后大道西時
驚悸與攝魂的心跳
早已撕裂你惻隱的心腸
你已在歷史和宋元間冥化
沉落在八國聯軍的烽火煙塵
看頤和園在火中痛苦嘶喊
驚醒了週遭遊覽的老外

更深的感受在梯間驟然滑落
步下石階時拖著摩囉街的
過去和明日
而明日我仍將在這兒蹣縮
在朦朧里尋找前世
那段可歌可泣的溫馨

註：摩囉街乃香港售賣古董著名街道。

■李雲楓

在午夜走過廣場

在午夜走過廣場，這裏空無一人
空氣如時間一樣安靜，我看到紀念碑站在那裏
如垂危的病人，我看到博物館如黑暗的墳墓
我看到烏鴉在樹尖沉睡，噩夢下垂
這是一個國度的午夜，心臟緩慢的靜止
我可以在路邊看到幽靈，他們躲藏在石頭的縫隙中
在月光無法照到的地方，談論秘密的往事
我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在寬闊的路面上消失，像陷落在沼澤
我聽到石頭在冰冷之中痛楚的彼此擠壓
我可以聽到幽靈的譏笑，聲音像孩子一樣在路面翻滾
在午夜走過廣場，我感到悲傷攪緊全身
感到自己在荒蕪的時間中突然衰老
這是空無一人的廣場，是幽靈的國度
我在午夜來到這裏，像石頭一樣被釘在黑暗的角落
在午夜走過廣場，有個人代替我回家
他開始擁有我的名字
他開始擁有我的一生

祈 禱

我對神說，請給我自由
祂說：你為什麼要它
我對神說：請給我雙翅，讓我可以飛翔
祂說：你為什麼要它
我對神說：請給我快樂，讓我可以見到陽光
祂說：你為什麼要它
我對神說：請給我一塊土地，使我可以安靜的休憩
祂說：你為什麼要它
我對神說：請給我死亡，讓我離開
祂輕聲說：它就在這裏

2010年寄自北京

■李斐

請看斯人

他可以穩穩地坐在
紐約法拉盛高級餐廳
高擎香檳細嚼肥鵝煎肝
或與朋友們圍爐火鍋狂灌白干
可是吃滲進沙石牢飯他更喜歡
他說有萬萬千千冤魂亡靈他要陪伴
只有在監倉底層才聽見他們的呼喚
天賦他膽囊如雞蛋心瓣結構若海綿
亡靈冤魂們就推舉他代言傳訊
生平在陽間得不到的請他繼續爭取
公理人權民權平等自由這些奢侈品
就算做鬼也要見識見識
什麼叫做非暴力的政見
一個戴眼鏡學者良性的溫和
笑壞世人羅織罪名竟然顛覆國家
這個國家也該停止製造武器解散秘密警察
建造更多的監獄永保太平
讓那些敢多話的傢伙屁股在牢房坐爛
“謊言之於維繫C國的專制，比刺刀更有效”
他如是說，戳穿建立在謊言上愚民的國家
當普羅大眾都為自身利益算前想後
如此自我犧牲的磊落人格
不正是支撐民族靈魂的不墜麼
若仍有人對斯人說不遜的喧嘩
何不大力自摑嘴吧
當純種白鴿銜來橄欖枝
竟說成天外飛來毒草的鬼話

2010年10月8日紐約

■于中

冬的腳步

冬的腳步
如雪的痕跡
漸行漸近
踐踏著氣數已盡
歲暮的尾巴
痛得它叮叮噹噹的
在門環處響了起來

驚醒了聖誕樹
亮起了眼睛
讓小孩子把希望
都插放在一線
綠葉的隙縫間
偷窺頭上的煙窗
深信著有那個晚上
會伸下一雙紅靴
踏著冬天的腳步
而來

11/30/10 寫於休士頓

■輕鳴

詩人 VS 猴子

一步，登上霧罩的空山

高聳的雲梯

再攀

用撈魚蟲的細網

捕捉嫦娥飄忽

熾烈的

目光

深藏

地下室幽黑的暗房

待來年中秋無月時玩賞

大無畏、大智慧

神靈的詩人啊！原始的猴子

怎能

和你並列相比

心 態

所有的塊壘

通通砸碎研磨

用粗糙的麻布包裹

埋入曠野的沉默

無月的深夜

釋放濾過的抑鬱

珠穆朗瑪峰崇高危聳

毒化的鼻煙壺裝點大全工藝

黑鳥踐踏的草葉色相紛呈

虜掠的精彩沉浸虛浮宮

沒有一種出神的心態

無法欣賞美的純淨

熵 情

一網，又一網

■林木

動與靜

一條小魚 在溪水裏遊蕩

突然箭一樣往前沖

消失於一簇草叢

一隻小鳥 在枝頭鳴唱

突然箭一樣飛向天空

轉眼間已無影無蹤

至於我 我立在

溪旁的一棵樹下

我沒有像箭一樣射去

我的軀幹如同樹幹

紋絲不動

2010年寄自澳洲

打撈殘骸的恐懼

捕捉風浪的狂喜

一舉丟入廢墟

在場總是過去，思索不假

假的是那副深沉的模樣

就像曠世大師的不朽雕塑

佈滿做出的痕跡

石化的水藻鋪滿海底

厚重的黑暗充塞天際

猶如高原的峭壁

將磨損的網，用力用心

補牢聯繫

鉚釘釘死足根

痴痴地立等襲來的恆溫

呆呆地靜待逼近的熵情

2010年寄自馬里蘭

■季川

琴弦，在犛牛抒緩的步履中入定

等候一次神聖的繃緊

脫一隻袍袖，讓琴弓

感受雪域來風的剛硬

高遠的閃電，從冰湖的彼岸

把潔白的混沌在天際隆重點燃

山邊立時湧出莊嚴的雲

一切凡塵的驕傲

頃刻間謙卑成恭敬

青稞的綠風裏

黑黝黝的臉緩慢走來

灌滿陽光的眼晴，聆聽

那最深的肺腑，從最高的屋脊上

吹出雄渾的激情

激情，是不眠的轉經輪

把在冰湖裏反覆淬煉的噪音

恭敬地拈出，在琴弦上

織出沒有休止符的長吟

抓起一把腳下的泥土

解碼那些叩問大地的聲音

與高原交談

僅有觸膝好像還不夠

還要拿出全部身心

故

夢中，循著久違的納合拉鼓聲

擠在浮動的花帽間

深一腳，淺一腳

鄉

烤羊肉濃烈的香味

透過老照片，透過記憶

誘惑我癡迷的舌根

聽不夠手風琴拉近的黃昏

走不出沙棗花喚醒的早晨

故鄉

一個我看誰都親切的地方

一個誰看我都陌生的地方

2010年寄自鹽湖城

■ 半 瞻

讀鄭玲

你真是那隻小人魚嗎？
跟隨一個童話撲上沙灘
擱淺在落日的血泊裏
你是拖著一條魚尾來到人間的
你生命中註定會有
對山的好奇
和海一樣的寬容

你不等長出雙腿
就開始舞蹈
帶枷鎖的喉嚨
仍要與鳥兒對唱

你剛換上水晶鞋
竟橫遭獸夾洞穿！
血肉模糊的記憶中
卻悄然綻放
一簇野刺蓮

你抹去悲憫的眼淚
回望這人獸神雜處的地方
你是被詩留下來的倖存者
詩與你相濡以沫
同受磨難
互為證人。

你遺失的詩稿
像春水漂送的竹筏
滿載沉重往事
融入青山的背影
時有一行白鷺飛出峽谷
尋夢者總能拾到
散落在歲月深處的詩句

現在，你只能靜坐在書房裏
流放蒼茫的思緒
牆壁與穹頂
再也無法囚禁你的歌聲
你把目光織進斜陽
鋪出一條金色地毯

■ 李國七

不是愛

江南初冬，尚未下雪的
季節，我留宿小楊的臂彎，呼吸
體味與體溫
夏涼冬暖的身體，是需要，不是愛

在入海口的城市相濡以沫，日子
悄然隱沒
掙扎、爭執，嘶吼，還有
共識以後的扶持，是生活，不是愛

窗外的法國梧桐開始凋零
一圈又一圈，落葉落地的聲音
滲透極致的靜寂
落成腦海思索騰躍的海

棉被、熱水壺，小楊說：
得開始籌備冬的糧草了
就像西北，牛羊的每年過冬的首蓿草
人族的醃制大白菜

小楊、我，我突然想起亞熱帶區的
老媽和丞丞
幾句話，和豐盛的記憶
不是愛，而是超越愛的親情

你期待一位
比上帝還尊貴的客人
如約前來——

讓安徒生推著輪椅陪你看海
潮汐伸出雪臂
揉撫你的雙膝
這傷疤比鱗片還多的兩腿啊，
又要變回魚尾嗎？
你笑而不答
指著遠處礁磐上的媽祖廟說：
那兒，燈光是門。

■ 季 絨

小日子

痛苦的時候
痛苦是隻巨獸
它嚇退所有親近的人
只有你 挺身而出

發燒的時候
熱躁是隻巨獸
啊 親愛的
只有你的冰涼小手
像不動聲色的小日子
能將這種
頭疼腦熱的時代病
馴服

11/19/2010

簡 愛

在萬眾一心的年代
它被簡略被革命
其實它哪兒也沒去
它只是從有形
變成無形

世上沒有兩片
相同的葉子
每一個生動的字
都有一顆心在跳動
像停留在樹梢的風
即使它靜止不動
也在看 在說 在聽

而不知情的人啊
還在問 簡愛
你的心呢？

12/6/2010

■王克難

經典花

藍色的山在社區邊緣點燃
同樣的問題不需要回答
蜂鳥的喉嚨不動
檸檬的葉子發綠
對孩子的喧鬧又如何？

瑪麗波莎

靈魂是像虹彩似的流動著嗎？
紫天鵝的翅有月光照在上面
螢火蟲消失之前
一首歌一直唱到天亮
甜蜜的迷迭香

舊 鄉

細小微風吹過
黃水仙
粉紅荷花
桂花滿城的香
冬梅含苞東方飄來的雲
藍天是如何一顆激烈的心
我們可以去的地方
感情朝南朝北
開放時光

堪恰拉瓜

白楊樹的聲音很白
九月將飢渴埋葬
一個蟋蟀叫天
凝重的月亮發光
在天地之間

2010年爾灣

■余言

生 命

陽光落在河上
月光落在河上
還有一些雨和時光
落在河上
汨汨地，嘩嘩地
滔滔地，滾滾地
流向遠方

目光也落進去了
聲音也落進去了
幾聲咳嗽
和哈欠一起
在卵石間打了一個旋兒
就被浪花悄悄收藏

遠方
遠方有鐘聲敲響
其實，響過的鐘聲
也隨即落進去了
連一個旋兒也未打
就流到了
比遠方更遙遠的
遠方

一隻貓跑出垃圾箱

一抬腳
我就走到了午夜的橋上
鐘聲正把月光敲響
月光也把鐘聲照亮
新年的第一縷風
神情有些陌生
寒顫許是舊年的餘響
酒在杯子的強迫下
已流過了

■資中華

新年好

又是一年
又是一春
心的田野裏
又見嫩綠新新

真好
真好
翻開日曆
開墾出來的
又是新的一頁
而那花開的感動
那季節的香馥
早已灑落在
生命的土壤裏
生長起
一年又一年
綻放了
一春又一春

2011年寄自肇慶

九曲十八彎的愁腸
腳步總是有些新意
影子徑直折彎了牆

一隻花貓
怯怯戀戀地
跑出垃圾箱
我知道
它是去年進去的
胡亂翻了一通垃圾
便在不知不覺中
翻過了
一年的時光

《抵達》詩刊作品選

◎汪抒

《抵達》詩刊簡介／汪抒

《抵達》詩刊 2008 年創刊於中國合肥。秉承“先鋒、自由、本質”的辦刊宗旨，力圖呈現一群游走於詩壇邊緣的詩寫作者的真實創作面目。其刊發的作品先後被《詩歌月刊》、《中國詩歌》、《黃河詩報》、《中華風詩刊》、《中國詩歌民刊年選》等刊物、詩集轉載、選錄。

■汪抒

獨自旅行，讓我反復揣摩一顆芳香的苦膽

越來越接近無限透明的藍天和雲朵
我有著輕微的接觸

雪山和湖水，誰更具備夢的
色彩和輪廓

我總在回憶一匹馬
前世的樣子

而我在今世，懷抱越來越輕的巨石

如果我能將手伸進遠山的內部
一定會被還未冷卻的岩漿燙傷

哦，當我在客棧中酣睡，另一個我
已經出發

青稞地，風中的酒，我的血有
微微的苦味

獨自旅行，讓我反復揣摩
一顆芳香的苦膽

21GUNS 咖啡館

剛剛經歷的中午之炎熱彷彿
久遠的記憶
夜晚之清寒已不適宜散步

月色迷離，這半條街的燈光也許
有意自我約束
(另半邊是公園的樹叢和草坪)
哦，是什麼從我身上曾淋漓地
醒來，現在又沉沉地睡去
或者離開；草木與這條街一樣無語
為何要把自由表達的人弄進
木製的柵欄
粗大的陰影壓制他凜凜的硬髮

我適宜於這樣幽味的環境
我所鍾情的紫藤一直暗暗地滋生，
沒有因為夏日的消亡
而收回她遒勁的奔騰的力量
其實我有更柔弱和多情的一面
天地浩大，萬物與我無關，一頂
夢想中的鳥巢愉快地壓迫著我
潮紅得喘不過氣來，我能躲避，
但從不善於躲避
身外就是我的不斷被夜色熬制的敵人

咖啡的液體的波濤混合進我的血液
鬼魅的音響只能在音響中才能
消滅，被服務生手中的抹布
一一收去，也許它們在柔軟中會
被釀成就火爆的脾性

確實，我能忍受一個人的孤獨
但卻不能忍受兩個人在一起的孤獨

■西邊

手工課

那會兒沒有手工課
沒聽說過手工
只是自己用泥偷偷地捏

烏龜、鵝或鴨
擺放在同樣泥製的桌肚裏

那時老師帶你們唸：
“放學了，巴特在回家的路上，聽見咩咩的叫聲……”

老師曾是高材生
只因幫別人搬運一麻袋菜
鑽鐵道時
被壓斷左腿

“……老師在教生字，丁丁一邊
聽，一邊忙著做小飛機……”
你喜歡手工
有時和自己孩子一起完成

■墨娘

你是從未曾喝過的酒

你是從未曾喝過的酒，用不著打開
隔著半座城市，隔著半生
都能聞到體香

誰有那麼大的酒量，不用杯子
能飲盡你的一生，你的問題
都不臉紅

總有一天會走不動路，會倒下
為一次錯誤的醉，美麗的醉
被認作酒鬼

如果有幸與現世邂逅

在躲閃的相視間，在萬劫的時光中
如果有幸與現世邂逅

總會有骨頭在孤獨的身體內唱歌
有肉在黑暗的枝葉上舞蹈

每一次日出總是從露水開始的地方
與血一起在血管內長征
就會用淚中的鹽慰問塵世中的難民
用喘息聲陪伴彼此的心跳

總是最後一次，總是在災難來臨之際
隔著永恆向流星發出問候

在躲閃的時光中，在萬劫的相視間
能否有幸與現世邂逅

■宇軒

當 歸

那隨風而動的苦楝和胡楊
是夏的萌動？
還是秋的私語？
總之你念及那個年代的清澄
如清風徐徐

在靜肅的課堂上
你曾寫下作文“姐姐是花，逃之
夭夭”
總之你念及她恍白的笑臉
如浮動滄海的花瓣

那些年，舅舅那麼黑、那麼瘦
他晝夜升起的栗栗之火
照徹姐姐決然花期的漫漫歸途

甘 草

蟬蟲鳴鳴
你有退不去的潮水，突兀的礁岩
整整一個夏日。你看見
萌綠飄搖的弱弱枝柳

你看見一個人隱忍的翠綠，是你自己

於 2000 年的夏天
你頌下暴雨、疾風、燥熱和馬匹
十年後
它們一一掀動又安撫著你混沌的內心
你記下君、臣、佐、使
記下它的性平、味甘、微溫

當你再一次站在嶙嶙的蜀山峰頂
漸次看到自己蹣跚而來的路途
你記下它的歸心、歸肺
歸脾和胃經

■紫竹

魚

風呼嘯而往
濃烈的魚腥味包圍你
眼前不是海邊
而我來自內陸的某個省份
捕魚者的手沾滿血絲
刀刺向哪裡

離開水的魚彷彿一個失去方言的旅人
滿身的魚鱗被捕魚者一刀刀剮盡

失 題

深夜，仍在徘徊的獸跡
被單薄的紙圍困
無窮的水蓄積轉世的力量
你不知道，另一個世界
你已被封王
情澤透過紙背
落在我脆弱的膝上
從此孤獨的領地
由你主宰，由我耕種

■江不離

末 夜

夜色滴答
散了紙牌
我踉蹌到家
躺在跨世紀的木床上
四肢規矩地抬起
檢查零部件
最笨的撇
繃直
如滿弓
預備點射
答答
紗窗外宮蛾亂飛
我騰出右手握緊睡眠的把柄
刀壓在脖子上也不做夢
被免於刑事處分
一個人
機械地哈哈

■尚兵

果子熟

果子熟 林子頭重腳輕
進林之前 先預熱慢跑 控制住
上氣不接下氣
彈跳、倒掛 基本功要練扎實
在一棵樹上知進退 果子熟落
非兒戲非妄言
竹竿新舊交替用 出怪招換得
一地金黃
事實是：季節到 圍繞因果論
林子說空就空
不如竹竿亂舞、野果鬆綁
各取所需 皆大歡喜

■大蛇

你同樣死在月明 的夜裏

在木地板上你咯吱咯吱來回踱步。
煙吸到一半
你聽到自己肺裏有鮭魚洄游的聲音。
他媽的，你吐出
幾個音節。似乎大街上就轟滿尖頂的
教堂，和白鴿子
的巢穴。而滿是流行病的人。他們
相同的臉，信仰不同宗教
用企鵝的毛皮裝飾頭部。且從不寫字。

你看他們愛著鬱金香。
你看他們愛著溫暖的鞋幫。
你看他們在廣場上聚首狂歡，
手舞足蹈。
你沒有得流行病。你的下巴抵在筆記
本上。你同樣死在月明的夜裏。

■冰馬

上 河

百米，這是上河的古代，長度和距離
晨曦直到深夜，在中國館，被人流
驅趕著徜徉其中
挑夫、走卒、鹽販、娼妓
駱駝、馬匹、水磨、酒肆
青瓦、筵席、優伶、吆喝
.....
有什麼清晰在耳，疲倦在身
然而，相機隨扶梯搖晃著
數碼記錄的歲月和場景不再明辨是非

上河對岸，我的左手邊，青銅馬微縮後
華蓋和禦者留下的影像也恍惚如煙

■隱

把我消滅掉

名字
畫個咒符壓把剪子刪掉
地址
點支煙燒掉
號碼
讓電話機生病手機中毒癱掉
長相
用釀在胸腔的硫酸毀掉
聲音
找把走火入魔的古琴彈掉
把我消滅掉
就可以高枕無憂地把惟一的你
和惟一的我幹掉
為什麼戰役結束
英勇捐軀的只有我
沒有你
原來是你當了逃兵

■汪朝暉

脫 離

那在空中美麗的靜止的呈現，一定是
經過了一雙手，白晰的生有纖纖細指的
一定是經過陳年的往事，目擊了未來的。
我想著在其中，但不是。
我含著濕面孔，脫離了春天，
是擦身而過的熱風，沒有撼動過那一刻。

■丫丫

刺

這該死的東西。潛伏在他們的私生活裏
像有毒的香水，散發著小狐狸的氣味
詭秘。時隱時現

■陳葆珍

雪

一床白被
自天而降
蓋住了
一切殘枝紙屑
還有那
罪惡的槍口
製造死亡的泥漿
似乎要掩蓋
自然界的污垢
人類的殘戕
徒勞了
潔白的精靈
你給人間
只不過
片刻的潔淨
還有那
撲朔迷離的夢

2010年12月14日紐約

它，穿透發了黴的硬幣背面
暗長在無色無味皺褶婚姻的縫隙
在紅男綠女食不果腹的孤獨裏

一個帶雜味的眼神
一條神差鬼役的短信
一場空穴來風的際遇
呵，這藏頭露尾的鬼東西
冷不丁便會插傷信條和教義

而被戳痛了的人心
即使滴著血，也沒有人喊疼
只是說：癢

●《抵達》詩刊作品選

■ 達文

苦笑願望

能讓我報以苦笑的
往往是個願望

你說起
要學寫詩

把茶 端放在
每夜的疲憊中

和著姻緣 陽光 以及我
似曾認真的琢磨

那麼生活
我該用的鑰匙呢

他忐忑不安之後
又回到週末 折疊光陰

你的名字

我在心裏默念你的名字
一千次了
只有黑暗徘徊
我終於
大聲呼喊
群山也沒有喧嘩
只有晚霞跳躍成飛蛾

祈 禱

有人在樹下鏟土
從晨光開始 當陰影退縮
有歌聲混和炊煙
有青草

■ 林小東

處處聞泣鳥

林，一片
又一片
鋸齒奏響輓歌中
倒入高樓築起的墳墓

山，一座
又一座
鏗機四面楚歌中
壯烈投江

大樓，一排
又一排
春曉中甦醒
昨夜風雨
鳥泣知多少

2010/12/31 越南

撫摸流水

如果我們這樣離去
也就像揚灑過的泥塊
帶著半空的夢
散到山背後

偶然的少女

門一開我怔住了
你浴汗的目光 額上的花蝴蝶
微喘著火

那一刻我忘掉
你的裸腳 傻傻的笑
和透明中的雨

■ 柳青青

箭 豬

我一定有點傻
否則我不會輕易中箭
變成箭豬

傷痕纍纍
我已體無完膚
一身慚愧
把自己深深鎖在
亂箭堆裏

念來我也
不全傻
我總算學懂
展露亂箭的鋒芒
把貪生怕死
欺善怕惡的特強閒雜
逐一嚇退

不過我一定也傻得
有點那個
否則我的初戀情人
當年不會拋我而去
“傻豬 傻豬”
還聲聲叫我

卻原來
最傻最蠢的豬
漸漸都會變
箭豬

唉
可憐的箭豬

2011年寄自加拿大

黃昏月

一杯咖啡，兩杯咖啡
我們就這樣走進了黃昏
由於沒有期待豔熱，也就無所謂落日薄寒
雲山霧罩間，一片白帆抒情地滑入
窗外印象的流水，旋即被機動船火速超出
水的成份已從畫面上漏光
只有研磨過全部生命的焦墨
才可能兜住河的底線

暮日被雲虛掩，進而具備可以仰視的光輪
像黃昏時分的盈月，或者吉紅和祥的桃
“皮蛋瘦肉粥兩碗”

對仗欠工，你坐在我對面搖頭
可粥與粥同樣香。竟不圖新異
晚飯端上來了
歲末的日子已經很累

夜並不可怕
夜升上來，我們才得以鑒賞真實的月
寫月的老人，以及幻影裏
棲身經年的嫦娥與吳剛

——給彭邦楨

補記：

這首給彭邦楨老人的詩，大約寫於一九九六年秋，我那時正與彭邦楨在紐約合作編輯詩刊《詩象》第四號。彭先生（雖然當年在紐約大家都稱他為“彭老大”，我卻從來都以先生稱謂）時年七十七歲，在當時紐約詩人圈子裏最為年長，每每在唐人街中餐館裏召集小聚，有時高談闊論話當年，有時娓娓細講身體近況，出遊收穫，圓睜的雙目總是炯炯有神。自謂祖籍從甘肅移民南下至湖北黃陂，所以有西域人

的面相。後來我從下城搬到上城的華盛頓高地，離他家在上城第五大道的公寓近些，他就常約我在九十六街百老匯的一家臺灣館子裏午飯，聊天，從中飯聊到晚飯的事肯定有過。記得那家的粥很好喝，也是平時自己在家沒時間做的飯食。所以我到那兒總叫粥喝。不記得彭先生愛吃什麼，可見我對他關注不足於他對我的關懷。我那時初出茅廬，寫詩剛剛五六年，又剛剛從校園走上社會，不省人事卻又自視很高，在他眼裏一定單純得可愛又可恨，還不太聽話。我有感於彭先生當時對自己身後詩名成就的萬分擔心，不知深淺地在詩裏勸慰一番。詩中展示紐約哈德遜河的風景就在我當年客廳的窗外。窗戶向西，每每有夕陽西下如畫，所以有黃昏“盈月”一說。彭先生和藹可親和傳統壽桃的意象，與他馳騁江湖風流倜儻的一生交織。“寫月的老人”，當然指彭先生自己。

後來他命我替他主編在臺北出版的《詩象》，我勉力編輯了一兩期，自覺閱歷精力不足，加上懷孕生女，照顧小孩，就放下了。想想真是有愧於先生的器重。二零零二年到零三年中，他病倒在旅途中，肺部感染，拖著呼吸器躺在擔架上飛回紐約。記得那年春天去醫院看他，給這位寫過〈花叫〉的詩人帶去一大捧盛開的丁香花，值班的護士不讓把花放在他的病房裏，怕花粉加劇老人呼吸困難。他望著我，含淚，流淚，拉著我的手卻無法講話。“張懷具象還抽象，耳聽無聲勝有聲”，是當年我搬到華盛頓高地新家時他寫給我的藏頭聯，後來隨我搬家數次，至今還掛在我書房的牆上。他去世後，紐約各報發消息和紀念文章，我卻寫不

出一個字，直到七年後的今天翻出舊詩，彭先生流淚的樣子重現眼前。《新大陸詩刊》紀念創刊二十年，中秋將近，追思故人，讓我想到彭先生的〈月之故鄉〉。這首詩後來被譜成歌曲，流行全中國，到現在還是小學生聲樂考試的教材。特地錄下：

天上一個月亮
水裏一個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裏
水裏的月亮在天上

低頭看水裏
抬頭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鄉
一個在水裏
一個在天上

——彭邦楨

明白的字句有著民歌式的複選節奏：家沒有了實體，團圓更隔了不能跨越的距離，本是現代人該認命的現實，但是我們還有詩，還有想像力，“一個在水裏／一個在天上”，都被他輕輕擱放在我們的心裏了。這詩高就高在這兒。彭先生一生戎馬，或戰場，或情場，或詩壇，其豪氣，霸氣，傲氣難被同代詩人接受，把他的詩才掩了一半。詩人圈外反而名聲赫赫，受大眾歡迎。有心人可在陳甯貴詩人坊（<http://ning-kuei.blogspot.com/2007/04/1970342004-1919200319491950195319571969.html>）讀到更多彭先生的生平。

二零一零年八月謹記於大哉居，
並為彭邦楨先生焚香

■王露秋

秋·晨雨

一隻蠅靜靜伏在紗窗外
微雨的清冷的晨
是宜靜不宜動的

稀疏的雨的漣漪
是易傷感的某些舊事的頭緒
只可靜聽，不宜凝視

葡萄架上墜落的雨滴
打在肥厚蒼綠的芋葉上
擊鼓般的漸緊了
像加速度的日子
是令人多少有些心慌的

春日短章

之四

葡萄開花了——
細小而瑣碎的秘密
瀉了出來

之五

在一株劍似的未舒展開的芭蕉葉上
一隻黃色的小蜂朝著自己的影子
落了下去

之六

晨光從背後斜斜地射過來
我頭的影子漸漸矮了下去
在松鼠啾聲啾氣的咕咕聲中——
松花飄落如雨

■逸雲

愛情的時態

當愛情是未來式時，
她腳尖著地，一蹦一跳的
笑時頭揚得很高

當愛情是現在式時，
她焦慮不安，
總猜不透，總拿不準，總等不及
笑是不由己的，暗泣
如夜露一樣悄然

當愛情成為過去式時，
她顯得格外平靜，似乎
人生並沒有過任何波折
戀愛，結婚，生子，離婚，獨居
按部就班地過去了
一個人又回到了一個人

無論乘牛車，飛機，還是火箭
都一樣地越過了將來式和現在式
當土星上的一切都成為過去式時，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會
漂泊在火星，金星，木星，還是水星？

2010年洛杉磯

之七

留下我捂著胸
重重地喘著氣——
一隻蜂鳥剛掠過我的髮際
射向我紫色的墨西哥鼠尾草去了

04/26/2009 晨

■王妍丁

藍色月光

以為你就是天堂
我唯一的光亮
一生都像著你的火焰
飛

忘記天堂是夢
我也是夢

撚花成蝶
這虛擬的美麗
我該如何描述
這愛與痛苦

月光呵月光
我知道你為何總是
微笑著緘默

黑森林

還是有一點點懼怕
這神秘的雲朵
頭又開始巨痛
彷彿有一根魔指在操控
我確信那是一根魔指

脆弱的神經
猶如潮汛
我不是不夠勇敢
這大地之花
樸素的花

這裏沒有凋零
是積雪在消融

2011年寄自北京

■章治萍

瀕臨潰滅的詞

撈稻草

惟我獨尊的一位聖人
意外罹難之前
面對凡世俗塵上的芸芸眾生
情不自禁伸出手臂

濫觴

我佩服。我們
老祖宗的遠見啊
——如今許多事物
就是從酒杯開始的
雖然此杯非彼觴
我佩服。常常
浮不起汗銅爛鐵

心儀

能夠從薤露中聽出
愛戀的
衝動
和
不分彼此的
嚮往

*薤露，喪禮上唱的歌。

絆腳石

在二十一世紀，這是
同事相當溫柔的反對手段
更不適合依法定罪

銘肌鏤骨

已經有太多太多肌與骨的替代品
道德，或者道德正反兩極的此種行為
都不再需要強忍痛苦

2011年1月寄自青海西寧

■彭國全

蔥之一

松竹梅
都凌霜傲雪
蔥，自走一條險徑
不畏碎身
在熱氣騰騰中 赴湯
涅槃 愈見蒼翠

肌膚裡空了了的 沒有骨頭嗎？
不，俱化了骨氣
去關世人不愛的
葷腥

銅腥，世俗最大的嗜癮
袒護者，不讓關除

蔥之二

東方女子
萬里凌波
蔥，在自由
——自由污染的土地
濾掉五顏六色的染料
只擷取養份和水
婷婷玉立 長出東方之美
蔥綠 綠到哪裡
哪裡中空，虛懷謙謙
蔥白 白到哪裡
哪裡玉潔，操守如素

面對黑瞳、藍睛、褐目
青睞、冷睨、明眸、白眼
沒有枝展婆娑 長袖舞西風
沒有花開胭脂 施顏媚外

蔥苗尖尖，蔥苗青青，蔥苗直挺挺
一身清芬，一身秀色，一身俊氣
全在於命根，每條每縷
從東方到西洋
仍然銀亮，仍然雪白，仍然皓淨

■蔡可風

龍捲風

深深的鞠躬 向台下場外千萬的聽眾
血液中共有的基因被 震動
喚起世紀的激情 去回應
旋轉著 掠過了歐非亞美的颶風

把架設在台海兩岸的虹橋 負載
在大半個世紀對立的兩岸時 何須要
蚪折蛇行的墩基的繁冗
沉重 沉重的方塊字打疊出
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大一統
迷夢的溫馨 難把崑崙山壓下的冰川消融

用灌溉心靈的淚水 匯入
一九四九以來的 大江大海
去滋潤 那滴水不能進入的地球中的黑洞
有賴十三億顆心靈的知覺 認同

2011年1月8日於紐約

後記：

在紐約唐人街每間菜欄的瓜菜，諸如芥菜、芥蘭、白菜、大白菜、蔥、香芹、絲瓜、節瓜等品種繁多，每見到這些由先僑從家鄉傳播過來的琳瑯滿目的中國瓜菜就想起家鄉。因此，我想為產自中國的瓜菜寫點什麼，而至每種瓜菜常常在我腦海中出現，終於靈感碰撞到蔥的身影而產生了火花。

松、梅、竹稱為歲寒三友，表現了不畏嚴寒的高尚志節，這是冷的形象。那只好另覓機杼，為蔥豎立熱的形象，表現它赴湯的獻身精神，於是寫下了第一首。蔥還有許多優秀的品質不可不挖掘。蔥不僅香氣獨特，且外表碧綠，內裡中空，一枝生出就正直而上，不阿不曲，決不節外生枝，其干莖也雪白得不容污染。蔥這麼高貴的品德，歸根結底完全來自命根每條每縷都高潔的本質。蔥這個美的形象最好成為從東方凌波蹈海而來的中國女子的化身。詩人總是不斷經營意象，找尋萬象中最恰切的物象來承載心中之意，創造富有藝術審美價值的意境來完成詩。

詩人在靈感的湧現中展開想像的翅膀，也像小鳥的翅膀、蜂的翅膀、蝶的翅膀那樣飛翔，但飛得最高最遠最美的，飛出旋律飛出色彩飛出詩意的總是詩人想像的翅膀。

■木也

夜鶯

向日葵和太陽之女醒來之前
誰還在守夜？
這枚火焰，多麼像我口袋裏僅有的一塊硬幣
大地的眼睛在哪裏，我猜想他什麼時候睜開眼睛
在斑鳩邁出第一步的時候，還是麻雀發出
車車聲音時

夜和白天，夜鶯還在唱
俄狄浦斯的豎琴徹夜奏著
不與任何人說話，任何人，只有自己
在岩石邊，回聲很長。
岩石是墨黑，坐在那裏，不說話
所有的日子都變了顏色了。被這灰色的翅膀撕裂
沒有什麼是重要的了。這一次讓你去唱
這個夜晚只給你，悲劇用最溫柔的方式
誰也不再期待的，這個夜晚顯現

母親，
別為那件美麗的衣裳再也不能
穿上而哀傷吧
你有眉心黑色慈悲的痣
垂下白髮的你
鏡子前是所有雲彩堆積的聖潔光華

給母親

母親，
老了，你開始對我說重覆的話
我們住在水邊
有時河水流過你的背影，坐在
秋日裏，我跟你長得好像

我的身體因你而有了重量，三個孩子
圍你而坐，三個孩子吮吸你如大地的乳房
母親，我是多麼地幸運
那些沉重不支的甜蜜與悲傷

在那個十月，像葉子在空中紛紛揚揚
母親，我們在水邊
聽你講故事，那個女孩還年輕
穿著美麗的衣裳

2010/8/10 寄自香港

■夏野

一枝梅

——寄不走的思念斷章

自送別，心難捨，一點相思幾
時絕。憑欄袖拂揚花雪，溪又斜
，山又遮，人去也。

元·關漢卿小令別情

之一
遠觀天地的動變，曠識古今之
無常。相隔萬里的大洋大海，
放開雙臂擁抱愛心的烈火，焚
炙心靈淨化百川的美韻。去陳
佈新，莫花綠先。我，如同一
隻迷航的海燕，逆風呼嘯。一
冬不見梅花面，風寒花霧影玲
瓏。渴望的渴望，思念的思念
，美化了的海市蜃樓漸遠漸遠
……。

之二
念爾者曉之以情，思爾者舒之
以懷，愛爾者情之以心。記憶
長期處在冬眠狀態：遺忘，模
糊，選擇，排它。探索回顧，
豁然蘇醒。短牆荒圃無清泉，
錦口繡心滿地塵。貌貌乎愷悌
，拳拳乎顧盼。你，情懷雅箴
，心胸勁健，舉止秀拔。讓我們
寬容吧！寬厚吧！寬鬆吧！

之三
今朝，海灣翻捲的波浪還留戀
著：海底游水，繁星魚鬥，珊
瑚眩麗，日月追逐。遠方凋謝
的心靈，撩起了摯愛飛揚的枯
萎麥秸。天隔迢迢遠洋，為人
之情並不貧乏，儘管還有蒼白
。哦！不懈堅持漂泊，闖過酸

甜苦辣之路，心愛之歌還要詠
歎！

之四
紅橙黃綠青藍紫，一年四季風
雲嬗變。人有了成就就孤獨寂
寂，人有了虛榮就孤獨寞寞，
人有了虛妄就孤獨惑惑。海洋
的最愛，是貯存心中傷感憂思
的寶藏。讓我們各據一方，仰
天祈求愛的護衛而舉杯吧！

之五
冬春暮靄，飄白浮黑，雷鳴驚
心。荒誕的瞳孔，荒誕的心聲
，荒誕的手足。沉醉於藝術感
懷的宮殿，生命的幻覺恂恂惶
惶，歷史的篡改，記憶的躑躅
，夢囈的迷惘，時刻與你我相
伴隨，一同去撲捉不敢露面的
背影，為彩霞齊飛早春來！

之六
凍雨吟猿，寒風吟鶴。戴著假
面具逃竄，連同人也是假面具
。喧囂，粉飾，標榜，霸佔，
是蠻橫兇惡的趙太爺，是荒淫
慾癡的西門慶，是詭詐窮力的
賈赦爺。時代變了，人變了。
新時代愛的純淨和人的尊嚴緊
密相聯。“活得短暫的人——
並非需要憐憫，貢獻火的人——
並非值得悲哀，坐在我們時
代的人——活得豐富多采，貢
獻出詩的人——貢獻了一切。”
（摘自俄·茨維塔耶娃〈悼念
謝爾蓋·葉賽寧〉）。

2011年1月20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黑馬

歲末書

歲末的暮色，
比黑暗還深邃的是歸鄉人
頂著又大又圓的月亮
踩著結冰了的蒿草

歸航的船在靠岸
遊子遠遠看見了掛在冬天的紅燈籠
父親繫在歲末的紅燈籠

父親等他，等了二十年
一個離家二十年的人將帶來怎樣的春天
將怎樣抖落髮間的白雪

暮色隱藏歸鄉人的羞澀
彷彿一個懷揣和田玉的人
懷揣著初春的訊息
任他把一地月光踩得咯吱響

過年

爆竹聲中歡樂的焰火
撒開了馬蹄
從一場大風的浩蕩中奔來
輕盈的炊煙被米酒和臘肉熏濃著

時光的愛，年輪正在焰火裏
擴散著春天的喜悅
八仙桌上，擺好了燭火、糖果和年豆腐
新鮮的白菜抱緊了一顆柔嫩的心

小火咕嘟咕嘟嫩著半隻羊腿，
噴香了滿屋子
屋簷下掛起一串串紅紅的辣椒
紅紅火火的日子接踵而來

當爆竹聲起，彷彿天籟之音
故鄉的燒酒在歲月的咽喉裏縱情地流淌

■王祥康

前方

前方 月亮像一枚初熟的水果
散發出淡淡的憂傷 照在
我的額上 從初一開始發芽
到我中年的肩上
星星已經不再敢大聲地叫出
我的名字 我珍藏著這種尊重
而我枝頭上的月亮
把一個女人的愛看了又看
我的前方 越來越深的夜
讓我放慢了腳步 露珠從天上
下來 一逗一逗小小的燈盞
都是我帶回的花香

時光的背面

把時光放在膝上
翻來覆去地看 童年所有的想像
都結在一棵樹上
少年的苦凝成一滴淚
上下游走 守望
三寸土地內的花香
如今我還能看到什麼
果實已經不屬於我 光陰
閃亮的部份 都被上天掠走
在頭頂狡詐地眨眼
而我把時光再次翻過來
她那蒼茫的背面 能不能讓我
一人獨享

2010年寄自福建福鼎

頑童愛上小小的爆竹
爆竹愛上了這寧靜的小巷
就像詩人愛上了那遙遠的辰光

母親的電話是歸程的叮嚀
我幼小的乳名
在電話聲中一次次被鄉音打濕
回家，一個幸福的詞
在用月光鋪開的道路上張開了翅膀

2011年寄自江蘇沛縣

■黃昌成

地氣

涼意是從腳底浮上來的
是誰在地下拼命地拉著風箱
是誰在地上擺了冷飲的攤檔
整個夏季，這裏結滿了親吻
此起彼伏像爆竹。在這條道路一側
人工培植的花花草草
已經長成了規模，它們
與大地連成了脈絡，像主人自然
輕易地把頭伸過了路基
一個夜間的漫步者
當一陣陣的愜意像黃袍一樣加身
錯覺就開了金口：一群神仙
化身植物，用仙氣吐納

加油站

綠草包裝的週邊，一襲常規的
迷彩衣，只限於說明一把植物的梳子
從事的清潔工作相當抽象
在城郊，距離過境公路較遠
這個加油站顯得有些寂寞，一輛
一輛的渴求，充滿了完整的可視性
應該說，偶爾的用手推著汽車進來
是不幸而殘忍的。旁邊的路基
一隻蝸牛飛翔起來，擁抱了自豪
那瞬間我突然想到了現實一種
比如窮人的口袋，因為種種缺乏
同樣地遠離滋潤的含義
一切便是這樣——暗示。暗示
連續的暗示，加油站攬緊
你的意識的，不是隨風飄蕩的汽油
而是與它本體無關的速度
一種看得見甚或放大的慢
一次又一次把我推向務實的牆角
我的行程和敘述，也一次又一次
慢了下來，並且漸漸趨於平和

2010年寄自廣東陽江

■陳銘華

天柱山

任山下鼓聲鏗鏘
山上當年已鏽
但見雲海嶙峋一物
不必什麼靈丹妙藥
卻依然咄咄擎天

2010年5月30日天柱山

九華山

左看 佛香鮮花
右看 香佛花鮮
我左看看右看看
一步一蓮花
走完了九十九級
四大眨眼皆空了

2010年6月2日九華山

始信峰

據說繳過230元的買路錢後
水魚們便已擠進了禁煙區
但單程80元的纜車還等著
拉扯我們到人眾處
看看那些被輕煙薄霧
嗆得彎了腰的老松樹

2010年6月4日黃山

莫名的憂傷

喝茶 聽戲
一把油紙傘擱在倒影裡
這是迴廊還是橋
這是傳奇還是風
莫不是似曾相識的那人
我在水街呆了大半天
她竟沒有再來

2010年6月5日黃山唐模

■北野

一個人的獨行

我一個人 在身體裏獨行
四十多年了，我的身體那麼空曠
好像一次長征，一直沒有走到邊界
這讓我感到羞恥，甚至無地自容
我利用體內的溝壑練習沉思和回憶
我借助心中的高坡幻想和眺望
那些枝條都是通靈的，它們在
歲月的微曦中搖動、奔波、落葉
交換天氣預報的同時，也不斷
傷風感冒，像時間一樣不安地抖動
那些花果都是可以早熟的，它們
代表了最原始的奢求，半青半紅的時候
就露出了驕傲的光芒，如此誘人的世界
讓我像一個志得意滿的狂人

一個人獨行，一個人溺愛著膨脹的時光
如此密集的節日，如此倉促的枯榮交替
像尖刀刮著我的四肢
刮著一所房子裏日漸腐朽的門窗
大風吹動樹枝，吹動我的身體
我的心在茫然中空曠地搖晃

無題

一棵草要小到什麼程度
才能成為肉中的一根刺

一棵樹要長到什麼時間
才能成為身體裏的一座塔

一個在仇恨中苟活的啞巴
要沉默到什麼時候才能說話

而舔血的刀子被拋進夜色
和前世的身影一起為風追趕

黑暗中的石頭翻了一下身
它在等著命運中撞破頭顱的人

■高詠志

太陽

一片血色中出世
一場大火中消失
這個孤兒
是咱全世界的親人

這個把每一天當作一生來過的人
這個把我們從黑夜打撈出來的人
他的名字
叫太陽

玫瑰夜

一盞燈就是一盞酒
一支紅燭就是一支玫瑰
——這是玫瑰與酒的良宵

給你，這天真的肉體，這殷紅的瓣火
還有刺兒：這細小的骨殖
——這愛情的全部家當

煤

月亮是一盞礦燈。但夜的井
也太深了，以至於埋沒了
上帝的額頭。掌子麵上
那黑得發亮的固體，是夢吧

這些優質的煤，運出夜的井口

走著

跳躍的螞蚱再一次沉沒
黑暗包圍了田野
病中的我走著
像一支燃著的蠟燭

2010年寄自遼寧

■ 范希波

裸體的海

被波浪彎曲
光與影的電流
落在流淌的白雲裏

你我無間的呼吸
成為碑

姿 勢

光的姿勢
出現風暴

海
被淹沒

閃 電

藏在鷹裏。 等待

與雷鳴一起
不可遏止

大地需要雷鳴
人間渴望閃電

背 影

一棵樹的背影
在遠處

一朵花的背影
在近處

一個人的背影
在夢中

2010年寄自山東

■ 伍永恆

黃 昏

獨坐著
看倦鳥投林
想起一些人
或一些事

殘陽如血
在吸收著
這大地最後的溫暖
我的心
在慢慢變涼了

有拖拉機蜿蜒而過
鄉道兩旁的桉樹
也跟著奔跑起來了
留下了幾縷煙塵
和這季節
許多不能承受的輕

天漸暗
此刻的我
彷彿一隻修行了千年的蟲子
把秘密小心藏起
悄悄地
爬進了萬家燈火

秋 涼 了

秋涼了
風吹草低
陽光在慢慢變薄

鷹過留影，幾隻土撥鼠
在季節的蒼茫中
隱隱約約，閃動
幾縷枯黃的記憶

小河淌水，像刀
把大地分成兩半，一邊
秋煙四起，另一邊
牛羊此起彼伏，還有一道道
鞭影、琴聲捋過草地的痕跡

2010年寄自廣東台山

■ 徐林

你得承認，我們都有
亞麻布的內心。包裹著的
不願由別人隨意揭開
即便不是什麼秘密
而是幾件靜物——蘋果
香蕉，青花瓷
也更願意在靜夜
獨自打開，讓它們傾瀉進
夜的鏡子裏
你與它們的映射對視
交談，善與惡互相糾纏
人與鬼的幻像，交替
你該怎樣重新審視自己
或者得到暗示
將亞麻布的內心展平？
我要在鏡中燃起一盞明亮燭光
彈響坦城的吉他
把虛偽丟進深深的夢

我靜坐，無法阻止
時間的細沙
在夜漏裏流失
如自一個夢中驚醒
卻無從記起
夢的內容
我一頁頁翻過網頁畫面
沙沙作響，我聽聞
雨幕落下的聲音
我眼見
腕上的手錶秒針
不歇的跳動
我不可救贖
它們都是
赫拉克利特的河流
更無法兩次踏進的
時間的河流

2010年寄自廣東中山

暗
示

救
贖

■馮冬

午後的雨

閃電漫不經心地擊打
迷失已久的人們
有的搖晃幾下
倒下後消失
有的眯著眼睛繼續走
但明顯走得慢了
雲飄過來
遮住十字路口
交警在椅子上熟睡
紅綠燈毫無目的地交替
有人掐斷了信號
路上沒有車
人們扛著沙袋或鐵鍬
順著雨水流淌的方向走
雖然路很寬
他們還是撞到一起
溫柔地道歉
撫摸一下對方的負擔
然後各自趕路
路很寬
人們走得很慢
幾乎要靜止
不斷有新的人
加入這午後的雨
他們從路的中間開始走
四面八方地散開

禱告

讓記憶變得空白如花瓶
讓花朵徹底否定自己的根
讓摔倒的人爬起來朝相反方向走
讓雪人醒來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讓太陽在午後發狂地閃爍
讓臉的傷痕爬上我們的紅旗

■方悄

夜雨寄南

在臭雞蛋樣的晚唐
客居巴山的李商隱
在雨夜給北方的人兒
寄了一封著名的信
今天，土著的我
在同樣的巴山
同樣的雨夜
給南方的你寫信

我們的時代是吹脹的氣球
夜雨是我們寫下的誓言
我們是乾燥鹹澀的鹽粒
被夜雨盡情溶解
我們是旱季的花蕾
被夜雨點燃如鞭炮綻放
我們是鏽跡斑斑的鐵
被夜雨燒成沸騰的鐵水
我們是兩節孤立的鋼管
被夜雨無縫焊接成一體

你說有雨的地方就有你
沒有雨的日子我人工降雨
雨是我每個晝夜的心情
雨是我每個流年的想像

2011年寄自四川

讓我們的日子沉到地底下
讓大火燒盡紛飛的落葉
讓我們的日子沉到地底下

2011年寄自南京

■西楠

之間

你果真不知道？
你輕輕描繪的
那些瘋子
卻是不露聲色的
沉甸甸的詩人

你又換了副大嗓門：
“我看你真瘋了！”
呵……你哪兒知道？
我遠不及他們
自由與崇高

雪是

從右面來
側身旋轉
同我狠命凝視，呼嘯奔湧而來
千里之外，便喚我名字
而我，總隨你去

露天陽臺緊貼你肌膚，卻不隨你去
樓下孩童與你調侃，並未隨你去
在巨大的落地窗背後，我同你
咫尺天涯
你知道不知道？
我已隨你去

隨你去另一個冬天
另一個春，夏，或者秋
另一盞昏黃路燈下
風朝炎熱的大地唱起歌：
下雪啦——

那時空，早熟的降雪似
早熟的風情，我也
隨你去了
後來雪化了
被蒸發，被攪混
興許也滲透了泥土

2011年寄自倫敦

■ 包苞

旗幟在風中成為碎片

1
不做一根線長在樹上
不做一塊布穿在身上
做一面旗幟，領著風奔跑，該是多麼好啊
這是一塊布的梦想。

2
接受了剪刀就接受了放棄
在血液中摘錄煉燒
在愛中摘錄疼
甚至為了夢想，把淚水兌換成熱血
必要時，讓它奪腔而出，染紅懸空的白練

3
有一種鮮豔不是標榜
有一種飄揚不是炫耀
有一種尋找是回歸
有一種喧囂是寂寞
風吹動了誰，誰知道

4
向著最前沿奔跑吧，讓生命發出聲響
如果燃燒，就不懼怕撲面的風
如果光明，就不懼怕沒頂的黑暗
咬緊牙，攥緊拳頭，忍著
那怕受盡了委屈

5
為什麼要歎息？
為什麼要深深地低下頭去？
為什麼要抱怨？
為什麼要偷偷地哭泣？
旗幟，不總是插在戰勝者的高地
它更會飄揚在陣亡者的墳頭

6
不要停下來
不要把昨天高高地擎在手上
讓倒下的身軀成為方向
讓旗幟在風中成為碎片
這有什麼可遺憾
那怕只剩一根旗杆
它撐起的，永遠是明天！

■ 朱增光

給我未來的孩子

孩子 你知道嗎
爸爸這麼早就忍不住
要和未來的你對話
或許你會笑我
還沒有為你找到媽媽
不過 你也可能是
我和某個情人的傑作
那又怎麼樣呢
你的身體裏
都將流淌著我高尚的血液
當你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也會是爸爸找到影子的時候
我要把這世界所有的美告訴你
願你有一雙明亮美麗的眼睛
我要把這世界所有的愛告訴你
願你有一顆善良博愛的心靈
我更要把我所有的遺產留給你
它不是金錢 只是我高尚的靈魂
我的靈魂是朵美麗的
在不斷老去的玫瑰
只有在你 我的孩子身上
才可以繼續綻放光彩
孩子 我不曾想過要你回報
因為你已經是我快樂的源泉呀
坐到爸爸的肩膀上來吧
不要怕 我不會替你設計人生的圖畫
我不要求你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只希望你可以有政治家的心繫天下
我不要求你成為浪漫的詩人
只希望你可以有詩人的悲憫情懷
我不要求你成為無私的法官
只希望你可以有法官的公平正義
時間和死神
總有一天會把我帶走
我要從容地 微笑著離開
這些美德將是我對你最慷慨的饋贈
它們不會隨我進入冰冷的墳墓

一直渴望的那扇門
多麼希望能為我敞開

夜裡畫外
渴望了半生
終於看見它開了

卻不敢上前
只有默默地渴望
眼裡噬著淚

那扇門又關上了
把半生不敢觸摸的痛
也關在了裡邊

那扇門
是一生的重心
是三生的追尋

一直渴望的那扇門
能否再為我敞開
讓我用餘生
換一次真正的邁進

2011年寄自馬里蘭

■ 冰花

那扇門

它們會在你的血液裏得到永生
美麗和高貴的都將不朽
感謝你 孩子
讓我自豪的孩子
你給了我一面神奇的鏡子
讓我看到那些曾經美麗的青春
當我老了
你要繼承我美麗的面貌
美麗的靈魂
它們將永遠年輕
孩子 我不會從你的世界消失
我依然活在你的身上
活在我的詩行裏

2011年寄自深圳

■高岸

呼 喊

當你在央街行走
頭腦裝滿白日的亂碼
額頭碰上黑夜的門框
一聲尖利的呼喊從身後傳來
喚醒一塊僵硬的金屬痛苦的記憶
H O M E
一個破碎的分子結構
一颼冷風
從它的門廊吹出
到達滿城燈火
在平原的夜色中回蕩
孩子 我看見你一雙淚眼
在萬盞燈火之上
映得通紅
稚嫩的歌聲
越過大海的波浪
從大腦溝回傳來

如一根藤上的瓜
你是我分離又聯繫的一部份
但不是我錯誤的一部份
你是我錯誤的一部份
但不應承受一顆寒星流放的命運
翹首的目光被群山阻擋
手的溫度傳不到你
你在院子裏玩耍
黃昏的螞蟻帶走孤單的身影
我有許多錯誤
來自一根神經的錯誤
上帝的手也不能根除
一株草的疾病

你終如一隻蝴蝶
拍打著翅膀
到達藍色迴旋的海水
在沙灘上停落
我不解你憂鬱的眼神
但驚奇於神與光的造化

無所從來的時候
人影如風中浮雲飄逸
無非想抓緊相聚的秒秒分分
我變成非我之時
觀望妳婀娜色身定必是蓮花
自我掌心一片又一片旋開
在雲端在雪融的天涯處

非想非念非非想也非非念
空中傳來妳溫柔似水的聲音
非妳非我其實是妳也是我
色無聲無味而顯現凌波姿影
見到妳在夢鄉翩翩展翅如蝶
如果今生已渺情緣不再
來世將是妳手持楊枝的一滴甘露

補誌：偶讀經文金句“無人無我
觀自在，非空非色見如來”；而化
為十四行隱題詩。

2010年12月9日於墨爾本

一眨眼塑造一個站立的人
朦朧你沉入遠方的夜
記憶在睡夢中泛著泡沫
記憶中沒有我的身影
陌生的語言如星光碰擊你
在時間的黑色皮帶上考驗韌性
小腳丫踏上一塊巨石
走向一座遙遠的山峰
心靈被匆忙的脚步忽略

西邊傳來消息
一個耳光傷害一隻小鳥的心靈
一頭神經錯亂的的母獸
咆哮著虎視一頭幼獸
琴弦繃斷
我向上蒼祈禱
上蒼也不能停止
深淵的風
向著一顆流淚的寒星
奔湧 呼喊

2011年寄自加拿大

■心水 無人無我觀自在

■孫成文

在秋水岸邊

——致 M

是一種怎樣的笑聲
點亮了一汪秋水
閃爍的波紋
映照彼岸的目光

分明是爽朗
分明是在水一方
分明就是風吹的線路
卻也無法掩飾樹的憂傷

有痕和無痕的秋水
怎樣掠過有根的樹
在彼岸
誰讀懂了一種遙望

在沒有準備水中央
靜悄悄地潛伏而來的
風之語輕輕地拂過
樹的憂鬱和蒼茫

誰能證明這一切
沒有設計的開始或結局
在秋水鋪開頁面上
書寫幸福與憂傷的過程

還是複製那一聲聲
真實地笑吧
粘貼在每一片待落的葉子
讓音符紛揚在彼岸的每一隅

還是鏈結那一處
清淨的秋水與婀娜的樹吧
讓陌生的憂傷
融注於熟悉的燦爛

水無語 樹沉默 岸靜謐
無聲的心事是否
在秋水的盡頭
註冊或登錄

■石城

你無法瞭解我 心中的秘密……

你無法瞭解我心中的秘密
在那一座草屋，在草屋旁淺淺的林子裏
它幾乎是一隻隻地跳出來的
它幾乎是一隻隻從我的身體裏飛出來
然後停在了草叢中
在搖搖晃晃的一根根乾草上
在一棵大樹的朽爛的洞穴裏
它牽著我的手進入一塊石頭，而
把我的身體留在了外邊
它隱匿在稻草垛下的笑語撲面而來
如同山那邊一句句依然濕熱的呼喚
它的手指撥響我體內沉睡經年的琴
喚回了我的新娘，小小的新娘
她那時六歲，現在依然是六歲
你無法瞭解我心中的秘密。雪融後
它們還在，並且一直都在，一直
這麼栩栩如生

美人魚

我一直相信那是真的。那個時候
她在薄薄的白幕布上游動，白幕布
在風中游動
傍晚以後，天黑下來，她就游到了人間
到了我們醜陋而混亂的村子裏
她離我們僅幾米遠，身上的鱗片閃著光
從那一夜起，我感覺到自己突然長大
我愛美人魚，幻想她，幻想映有她的
那一小塊幕布會在一個深夜忽然飄到
我的床頭，像雪花，微寒而柔軟
踮起腳尖就可以夠著她胳膊上的飄帶
可以抱住她那光滑而富有彈性的身體
她不過是幕布上晃來晃去的一個影子
但我寧願相信那是真的。我一直相信
那個年代，美人魚以她充溢的光芒
喂飽我整個的童年。在那些漫長的夜晚
我像一個懷揣秘密的小賊，經常
爬上牆頭數星星

自由頌

◎普希金 作
◎陳殿興 譯

譯者小引

法治，在當今的世界上已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在中國，人們也在呼喚著徹底法治。這裏介紹的〈自由頌〉，是一首主張法治的政治詩。它主張，法律高於皇帝，皇帝也要守法，在皇帝或者民眾可以操縱法律的地方，民族要遭殃，皇帝也難免死於非命。詩人指出，只有自由同法律結合在一起，才能保障國泰民安，皇帝才能保住寶座。詩人企圖用這種理由說服獨裁者遵守法制，給被統治者自由。這當然無異於與虎謀皮。自由是靠奴隸們奮起鬥爭取得的，詩人也是這麼號召奴隸的。這首詩是普希金皇村中學剛畢業時寫的，距今已將近 200 年。當時詩人才 20 歲。但它如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學者研究表明，普希金這首詩裏的思想，一部份是受了皇村中學老師庫尼岑講授的《自然法》的影響，一部份是受了跟十二月黨人尼·伊·屠格涅夫談話的影響。詩裏的思想雖帶有當時進步政治思想的特點，但具有時代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普希金生前，這首詩以手抄的形式傳播，1820 年被沙皇政府查獲，成了流放他的原因之一。

譯者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加了幾條註釋，希望能幫助讀者理解這首詩。

快走開，不要讓我再看見，
柔心弱骨的基西拉島女皇①！
你在哪兒，使君王膽寒、
歌唱自由的高傲歌手？
來吧，撕下我的桂冠，
砸碎我的嬌縱的豎琴……
我要對世界歌頌自由，
抨擊帝王專制的缺陷；

向我揭示那個崇高的法國人②

光輝經歷——你曾經啟發他
在可怕的災難中高唱激奮歌吟。
變化無常的命運之神的寵兒，
全世界的暴君，發抖吧！
你們呢，倒下的奴隸，
站起來！奮勇抗爭，
要仔細傾聽我的聲音啊！

唉，不管目光投向哪裏，
到處是皮鞭，到處是鐐銬，
法律被踐踏，無比可恥；
自由受拘禁，唯有哭嚎。
到處都是不義政權
在蒙昧的密霧裏③獨裁專制，
奴役民眾無比兇殘，
窒息光榮事業肆無忌憚。

只有在這種地方君王的心頭
才不會壓著人民的苦難：
在那兒強大法律同神聖自由
結合一起，親密無間，
在那兒堅固的法律之盾
保護著所有的公民，
法律之劍掌握在可靠的手裏，
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居高臨下，剛正公道，
懲罰所有的罪惡，
不會被貪婪收買，
不會被威脅嚇倒。
君王們，你們的冕與袞，
是法律給的，不是上天所賜。
你們地位高於你們的臣民，
可是永恒的法律卻高於你們。

在法律鬆懈打盹的地方，
在人民或者君王
可以操縱法律的地方，
全民族就要遭殃！
我要呼喚你來作證，
哦，光榮錯誤的殉難者④，
你在不久前的風暴裏

一首越詩的兩種中譯

秋日的期待 ◎阮春平

——原載越南《青年報》2010年11

月28日創作欄

①余問耕 譯

如秋天那不約而來的晨霧
那不約而來的黃昏雨
我不約而來的等著妳
渺茫地憧憬著一次偶遇

那雨中匆忙的女人
可能是妳
正趕回自己的暖巢
去生火

等著妳如等待秋天過去
那苟延殘喘的樹葉
妳似乎更瘦了
樹葉更輕了

黃葉終於感到秋已闌珊……

②石鈴 譯

秋天與晨霧不約而來
黃昏的雨不約而來
沒有預約地等著妳
就裝作像一個偶遇

在雨中匆匆走著的女人
是不是妳
正趕著返家
生一盆火

等妳如秋天的到來
飄葉開始它的坎坷
似乎妳瘦了
葉片更輕

只有落葉才感覺秋正盡

為祖先過錯被斬首示眾。

路易十六走向自己的死亡，
在沈默的後裔眼前
把摘去皇冠的頭顱
貼到處決叛逆的斷頭臺上。
法律失語，人民就失語，
罪惡的斧頭落下……
於是惡棍的皇袍⑤
覆蓋了被禁錮的法國身軀。

專制獨裁的惡棍⑥，
我仇恨你，仇恨你的寶座；
你的毀滅，你的子女的末日，
我會看到的，會幸災樂禍。
人民在你的額頭上面
會看到你被詛咒的印記。
你是世界的夢魘，天地的恥辱，
上帝因為你而受到責難。

午夜時辰的星光，
閃爍在昏暗的涅瓦河上，
無憂無慮的頭腦
嚮往安靜的夢鄉，
這時沈思的詩人看著
在夜霧中威嚴沈睡的
荒涼冷落的歷史遺址，
那被廢棄的暴君宮闕⑦——

他聽到克萊奧⑧可怕的聲音
越過陰森恐怖的宮牆；
他歷歷在目清晰地看到
卡利古拉⑨的最後時刻……
他看到：兇手戴著綬帶勳章，
被美酒和狼毒陶醉，
偷偷地向宮中潛行，
臉上兇狠，心裏恐慌。

背叛的衛兵放棄警戒，
吊橋被悄悄地放下，
宮門在沈沈夜幕中
被受賄的叛賣者打開……

哦，可恥！那恐怖的場面！
禁衛軍像野獸闖進去！……
不光彩的打擊狠下毒手——
頭戴皇冠的惡棍命喪黃泉。

現在你們要汲取教訓，君王！
無論是懲罰還是獎賞，
無論是監獄還是神壇，
什麼都不是你們可靠的保障。
你們先要低頭祈求法律保護，
人民的自由和安寧
才會成為你們寶座
永遠可靠的支柱。

1817年

附註：

①基西拉島是伊奧尼亞群島的一個島嶼，羅馬神話說，愛神維納斯住在此地。基西拉島女皇指愛神。

②那個高尚的法國人——這裏普希金並未明確指出是誰。研究者進行了種種猜測，被提到的名字有安德烈·謝尼埃，魯熱·德·利爾，埃庫沙爾·勒布倫等。根據詩裏引用了《馬賽曲》的詩句（全世界的暴君，發抖吧！）有理由認為這裏指的是其詞作者魯熱·德·利爾。

③在濃密的蒙昧煙霧裏——指同反動教會結盟，蒙昧指宗教偏見。

④光榮錯誤的殉難者——指法國大革命時（1793年1月21日）被處決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⑤惡棍的皇袍——普希金在手稿註明是拿破侖的皇袍。

⑥專制獨裁的惡棍——指拿破侖。

⑦廢棄的暴君宮闕——米海伊洛夫城堡（保羅一世1801年3月11日深夜在這裏被勒死）。普希金的〈自由頌〉是在十二月黨人尼·屠格涅夫兄弟的寓所裏寫的。從這裏可以看到這座被廢棄的宮闕。接著是描寫保羅一世被害場面。

⑧克萊奧——司歷史的女神。

⑨卡利古拉是古羅馬皇帝，非常兇殘，被禁衛軍殺死。普希金這裏借指保羅一世。

瑪麗·奧利弗 Mary Oliver

詩三首

◎木也

野 雁

你不必這麼聽話
也無需穿越沙漠
跪行千里懺悔
你只要讓柔軟的身體
愛它的所愛

讓我們告知彼此的絕望
這個世界仍將繼續
同時，太陽，那純淨如鵝卵石的
雨滴

滾落過穿行的風景
越過草場，幽深的森林
在高山上，在河流邊
這時，野雁在潔淨湛藍的高空
頭朝著故鄉

無論你是誰，也不管多麼地孤獨
世界正如你自己所想像
召喚你，像野雁那般，尖銳而激昂
一遍又一遍地宣告
萬物中你的所在

桌上的蜂蜜

一陣花香將你充盈，柔軟無形
它凝聚如一根細髮
你走過桌子，來到蜂蜜罐前

在戶外，在土地上
它越來越稠

瀰漫得愈寬，愈深

在森林深處，經過滿山的松林，
潮濕的岩石
山貓與野熊的足跡

你砍下了一些樹木，剝掉樹皮
你漂浮在蜂巢中，飲著滴下的蜜
還有木屑，一兩隻壓碎了了的蜜蜂，
這種味道

是失去的一切所凝結，在其中，
逝去的一切重新被
尋回。

森林安眠曲

我想土地記得我
她如此溫柔地容納了我
整理好自己的黑裙子，口袋裏
滿是青苔與種子
我從未如此沉睡，一顆石子躺在
河床

我與星星的白色火焰之間，
沒有別的了，只有我的思想
它們飛蛾一般
自由地漂浮在完美的樹叢間
整整一個夜晚
小小的王國在我的耳邊呼吸，昆蟲
鳥兒在黑暗中工作
我站起來，又睡下去，如同在水中
穿行於閃爍不已的命運，直至清晨
我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中
消失了至少十二次。

詩不成詩的 得獎詩人

◎張索時

2010年十月間，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紀檢）書記車延高被宣佈是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獲獎作品是他的詩集《嚮往溫暖》。輿論一片嘩然。車延高在網絡上成為話題人物。網友們一致對車延高得獎嗤之以鼻，認為他的詩盡屬平庸之作，並且戲謔地模仿起他的詩來，稱為“羊羔體”。

針對車延高現象，中國官媒人民網發表題為〈“仇官”論應引起高度重視〉的文章稱：“從仇富到仇官，如果真的成為一種趨勢，說明問題已經不是一般的嚴重。官員跳樓不問原因紛紛拍手稱快，女官員被錘擊得不到絲毫同情，從不同側面反映官民對立情緒正在逐漸蔓延。”

人民網說得對。“官員跳樓不問原因紛紛拍手稱快，女官員被錘擊得不到絲毫同情”的確是仇官情結，從而反映出官民對立情緒。但車延高之被戲謔，他的詩被嘲笑，不該完全定性為仇官情結。網友當中不能說沒有借題發揮仇官情緒者，甚至有人從如此平庸的詩作居然獲頒中國的文學大獎聯想到此中存在著錢權交易。借題發揮和沒有證據的聯想之所以產生，在於車延高的詩不夠格得獎。

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出版的新民晚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作協回應魯獎 官員詩歌夠水準 無賄選”的報導，茲引錄涉及車延高的全部內容如下：“中國作協 22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就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結果出現的諸多爭議予以回應。中國作協新聞發言人陳崎嶇表示，車延高詩作達到了魯獎評選的標準；對於‘花錢買獎’一說他予以堅決否認。”

“會上，關於武漢紀委書記車延高的詩集《嚮往溫暖》獲得魯迅文學獎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其兩首詩作〈徐帆〉和〈劉亦菲〉在獲獎後被網友們翻出，

被指這兩首詩不像詩，像是在寫作中不停按下回車鍵的成品，更被命名為‘羊羔體’。”

“陳崎嶇回應說，這幾首詩並沒有收錄在《嚮往溫暖》詩集中，不在評委的視野內；其次《嚮往溫暖》詩集中多數詩作的水準是較高的，達到了評選的標準；再次，不能苛求每一篇都是精品。他表示，很多評委根本不知道車延高的身份，獲獎在於詩歌文本的本身。”

“對於有出版人指魯獎可以花錢買，陳崎嶇表示這一不負責任的說法是對魯獎、對評委、對作協的誣蔑，如果事情真如以上所述，那麼請拿出證據公諸於眾。”

我沒有讀過想必會有的評委們對車延高詩作的評講。從主辦方作協的回應來看，網友們並未就得獎詩集《嚮往溫暖》中的作品發表具體的、中規中矩的詩評。我無法判斷孰是孰非。鑒於身居大洋彼岸，一時找不到車延高的得獎詩集《嚮往溫暖》，只能從報載集中的〈嚮往溫暖〉一詩，談談我的看法，以就教於高明。

嚮往溫暖

珠穆朗瑪峰之巔

有我從天空借來的一片片雪花
這裡除了潔白還是潔白
種子在去年播的，沒有親戚
寒冷中生冰膚玉肌的雪蓮
風天天醉，來了又走
把唯一的孤獨和空寂吹透
我不懼怕冷，嚮往溫暖
太陽低頭的時候
我跟著一滴水走出冰川
身後站著依依不捨的公主
不回頭，現在只想認識草原
我的天目正穿透花海，看見了
犛牛移動氈房的另一朵雲彩
這裡生活著一群溫暖的潔白
我叫它羊群
它是雪山轉了基因的孩子

這首詩企圖以隱喻傳情達意。如若不然，它就不是詩，而是一篇昏話。而以

隱喻傳情達意，也得條理分明，不料，作者詩想混亂，理不出一以貫之、支撐全篇的主體思想，好比折斷脊椎，所以前言不搭後語，有辭無章，它還是一篇昏話。

本篇的主述者“我”，只能是以“我”隱喻神州、華夏之類的“大我”，卻絕不可指實，而讀者儘可聯想及於個人（包括詩人自己）或團體，這原屬合理想像，一旦指實，定然鬧出笑話。作者偏偏獨出心裁，說“我”有“天目”，“我”頓時變成修煉到開了天眼的氣功師。由此可見，作者尚未意識到“我”用在詩中的假借義，還拿“我”當作自己，為了遷就自我描述，寧可改換門庭。殊不知，詩人的身份是全知敘述者，沒有人挑剔遠眺千里的視力。“我”既然隱喻華夏，還需要“認識草原”嗎？“我”既為華夏，同時奄有珠峰之寒冷和草原之溫暖，為什麼要“嚮往溫暖”呢？“不回頭，現在只想認識草原”，說明“我”在精神上置雪蓮公主於不顧，一心去“認識草原”，緣何認識草原就必須對雪蓮公主採取絕情態度？從重墨渲染雪蓮潔白、冰肌玉膚、獨領風騷（“沒有親戚”）、偉志天成、志行高潔（蓮的傳說象徵意義），乃“我”一手辛苦培育出來，尊之為公主，值得引以為傲，“雪蓮”只能是隱喻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品格高貴的賢德人士。“我”反而絕情到“不回頭”，拋開公主去認識草原看溫暖的羊群是何道理？

姑且不論，認識草原跟著羊群本無因果關係，且說羊群跟雪山風馬牛不相及。既然羊群是雪山轉了基因的孩子，羊群就不是雪山之子，科學到“轉了基因”，羊群不潔白迥不同於雪山的潔白，那麼如何解釋捨高潔的雪蓮公主而顧轉了基因的羊群的動機？更何況，雪蓮處境孤寒，而白羊群居且又溫暖適意，捨雪蓮而顧羊群，“我”聲明是“嚮往溫暖”，“我”不自然擔上棄高貴投奔富貴的陳世美罵名。

說到底，車延高的漢語表達能力距離運用隱喻傳達詩旨所要求的寫作才能，不啻萬里。什麼叫“唯一的孤獨”？雪蓮難道只有一株？跟雪蓮在一起的“我

”算不算人數？“空寂”還用吹透嗎？那是怎麼個透法？“我的天目正穿透花海，看見了／犛牛移動氈房的另一朵雲彩”，作者本意是把氈房比作雲彩，不幸，“的”字用錯了，應該用“那”，用“的”則變成氈房裡有雲彩，而且不止一種。文理不通的現象幾乎隨處可見。“風天天醉，來了又走”，天非因醉而風，假使醉而狂吹，天會倒下而不會走。“風天天醉，來了又走”是說“天”走，天會走嗎？來而復去，應該是風。“我跟著一滴水走出冰川”，請問珠峰上的冰川凍得結結實實，哪裡有一滴水，又如何跟著一滴水走？詩中的“我”，始終被作者視同他自己。而“我”，竟能向天借雪，又能隨滴水走冰川，又生有天目，這個“我”是何許人也？車延高給自己的詩集命名為《嚮往溫暖》，證明〈嚮往溫暖〉是集中最佳篇，顯然此四字統攝全集之精神，足見他在作詩上已經盲目到不自知，其所引為得意之作的〈嚮往溫暖〉，其實是一盤散沙。尤其令人不安令人不能釋免懷疑的是，莫非陳世美氣味已經瀰漫整部詩集？

綜上所述，盡可推知，評審諸公把魯迅文學獎給了武漢市紀檢書記車延高，真正是別具慧眼。我竭誠希望中國作家協會的一級評委們——世間唯有中國作家協會給作家分等級——能夠草料槽裡挑選金豆子地出示符合魯獎標準的車延高的精品詩。

《詩之島》上〈鹿回頭〉

◎向明

突然又收到一本書，頂正典的，書名叫《詩之島》。在未揭頁仔細看時，我以為是我們這兒出版的，我有個偏見，能夠稱之為“詩之島”的除了我們這臺灣島以外，沒有其他一處島可以冠上這麼一個尊貴的名字。

然而仔細審視，我發現書名旁另有一行只有老五號字大小的黑體字，原來指的是海南島。這是一本由海南省作家協會出版的“詩選”，裏面收錄有一百零一位詩人的詩，這些詩都與這個南海上的海島有關。詩人的年齡除了已逝多年的大老艾青和公劉以外，其他尚存的老詩人就只有李瑛、牛漢和在臺灣的羅門和我了（也許還另有大老在、怨在另一島上的我不知）。這一百零一位詩人真正屬於海南籍的，大概我們臺灣詩人羅門藉貫海南省文昌縣，應是正宗的海南詩人，另外前海南省作協的詩人鄭海星應算一個（也許尚有真他在地海南詩人，怨孤漏寡聞）大多均是從內地來的詩人，不過都是以海南這個島的意象在寫詩，所以這本詩選取名《詩之島》也算名副其實。

我這個湖南出生，卻在臺灣住了六十多年的老芋仔，居然也有詩入選在這本以海南意象為主的詩選中，真是有點意外。我不知道這首多年前的舊作，他們從那裏找了出來。不過我這顛沛流離的一生，倒是與海南真有點淵源，因為我是在1949年的九月隨軍退到海南島的南部三亞，然後又在十一月初從海南島的榆林港坐用炸彈壓艙的尖底商船到臺灣。當年的海南三亞尚是一片由椰林覆蓋的濱海荒野，所以古時候有詩人墨客好不容易從內地渡過瓊州海峽，又爬過高聳的五指山到此正南的三亞一遊的，都把南海之濱這塊地方視之為到了“天之涯，地之角”，是一處罕有人跡的遠方。至今在三亞海邊的一塊巨大的岩石上還鐫刻有“天涯海角”四個大字，為當今中外觀光客必到的景點。

我們當年（1949）撤退到此的二百多

位官兵及眷屬，即暫住在離“天涯海角”不遠，日軍留下的營房裏，何去何從茫然不知。當時有謠傳說我們可能進入到五指山去守住這個島。每天無所事事，也算是從西北到西南再到海南一路奔波得以喘息休憩的一塊好地方，因為營房前面，即是像由漢白玉鑲嵌的無垢無塵無任何污染的沙灘；兩旁蜿蜒前去遠方，像看不到盡頭的人間仙境。我們每天都泡在那由淺而深的海水裏，啜飲著剛摘下的椰子汁，與悠遊在近身的魚蝦為戲，真是無憂無慮，一生中難得的幸福日子。

從與當地少數黎族居民交往獲知，當地有一則名為“鹿回頭”的傳說。是說一個黎族青年上山狩獵，窮追一隻花鹿，追至一處珊瑚岩上，前面是大海，已無去路，青年獵人正欲搭箭射殺，花鹿回頭變成一個少女走過來，他們遂結成夫妻。這個美麗的傳說，由絕境翻轉為幸福的寓言，給我當時的刺激是，好像與我們的處境相彷彿，我們不也是一群追趕至此絕域的小鹿麼？只是我們都沒有變身的本領，縱有此法術也不可能有回頭的可能，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後來，當我已會寫詩時，曾以這則傳說寫過兩首以“鹿回頭”為題的詩，現在收入在這《詩之島》的這一首，是約十年前我到海南去參加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時抄錄給當地的一本青年詩人所辦的詩刊的，詩如下：

鹿回頭

好心的朋友規勸說：

前面，波凶浪險

後面，山青水秀

回頭吧，死也要死在故鄉的山丘

勇敢的朋友鼓舞說：

向前，天廣地闊

退後，封閉保守

莫回頭，大膽去探索奧秘的宇宙

回頭？不回頭？

且讓我思索！且給我自由！

這首詩是我們在海南三亞何去何從思路的寫照，其時戰爭尚未完全波及到華南，我們仍可坐輪渡過瓊州海峽，進入廣西邊境回內地家鄉，即使開小差脫離，在那亂世也沒人管。然而不回家鄉去，待在這島上也前途一片茫然，雖然聽說可能有船載我們到做夢也不會想到的臺灣去，值得年輕的我們去開創新天地，但隔著那麼遠的海域，撤到海南的人越來越多，誰知要等到那一天？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後來我們還是等候到了船，把我們運到臺灣。海南的傳說“鹿回頭”只是承平時代虛擬的太平歌詞，真實的人生裏，可沒得選擇回不頭頭的禍福風險，我們硬生生的在陌生的臺灣活到老年。感謝在海南的少壯寫詩哥兒們，沒忘記我們這在另一島上的老邁遊子。

2010/12/12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夢的碎片》

自序

◎陳國正

對新詩的信仰，有緣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還在堤岸“英德”高中肄業時是一種對審美藝術的追求，雖不狂熱，但不棄不離。可是到七十年代初，南方處處戰雲飛，炮火渡江，硝煙吹九龍，從農村到城鎮，從城鎮到鬧市，炮彈都擦傷了當年年輕一代的抱負，前路嗆於狼煙，他們背上的行囊裝的都是血與淚；而我僥倖未當上舊政權的炮灰，但夜夜夢魘，視線暗淡，徬徨至意冷，只好歸渡九龍江的永隆小城蟄居，沒有走好生命的每段路，也從此對詩無心問津。

戰火使我與詩失散了。

飼養的夢一個個缺氧長不大都被轟成碎片，曾經的一段歲月，我把所有的笑聲埋了，我把這些陰霾的日子都浸在杯酒中……。

一九七五年，南方得到解放，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再連年兵燹了，可又身處艱難的轉捩時期，生活讓我與詩一再疏離。就這樣，不相問聞十多年又過了，自九十年代初，官辦《華文西貢解放日報》開闢了“桂冠文藝”版後，在這條通道上，我欣然看到了詩的倩影，詩又在我的脈膊中跳動，對詩的追求再次強烈升溫，就一直秉持至今。

若說從前，梳理舊事，畢竟自己詩走江湖五十年了，雖然其中揮霍了十多年，向繆思交了白卷，把詩處於荒蕪，但對我來說，都走過大半生了，至今究竟已寫出了幾首算是成效的作品，我真不敢直面，但總想，只要不時自我檢視，自我嚴格要求，不斷探索才可去改詩的老化來提升詩的藝術素質，增值審美價值，總有一天會聽到掌聲，希望可得以肯定。

二十年來（1990-2010）為越華文壇算也付出了一點點棉力，除了著力為本土園地動耕，熱誠創作之外，先後負責執行編輯的有：《越華散文選》，《西貢河上的詩葉》和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學藝術協會出版了二十多期的《越華文學藝術》特刊（從第五期開始任執行編輯）以及於2008年7月創刊，至目前仍

在持續定期出版的《越南華文文學》季刊。

可是一直以來未能為自己個人的拙作選出部份結集成書，想想個中滋味真叫我點滴在心。近日多位“風笛”詩友一而再的鼓動下，尤其自己也華髮蕭蕭了，最終決定選了九十年代以後的部份作品放在這冊《夢的碎片》讓它付梓面世，聊作紀念。

《夢的碎片》的素質雖未達理想，但都是我大半輩子的精神活動心力凝結，我得感恩這塊蕉風椰雨，魚肥米香的鄉土孕育了我的成長也算是成就了我的今天。

《夢的碎片》能沾上光彩，我得感謝譽滿世界華文詩壇的北京詩人王耀東在百忙中給我寫下了代序，而曾廣健學棣也為我奔走印刷和出版各事項，歐陽靜宜小姐為我整理和複印稿件，郭蕙鈴小姐為我電腦排版，在此一一深深感謝。

（2011年元旦前）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賞析冰花的 〈致敬〉

◎文刀

讀冰花的小詩，常常生來感動，總想說上幾句。香港詩評家協會會長夏智定，讀過詩文，也專門撰文力贊冰花等幾位女詩人，說她們“堅持真善美的探索，堅持創造小詩固有的意象效果及其所烘托出的詩意本身，來認真報答讀者，來充實和維護詩壇的生命力”呢！我也認為，夏會長的這一評價，說得十分中肯。

我們就拿冰花近期發表在《新大陸》詩刊的這首〈致敬〉來賞析一下吧！

冰花的〈致敬〉是以第一人稱寫的。詩人把“我”融會詩行，走進詩裏面。顯然，這首短詩是說：作者從美國回到故鄉瀋陽，站在歷盡波濤、經盡風雨的臥波橋上，望著這山還是山，看著這水還是水，再是生來了對自己少年花季的懷想，繼而抒發來自心底的由衷的感慨。全詩十三行。你就別說“十三”這個數字人們不大喜歡了，於這十三行的詩句裏面，就有“兩朵花蕾／沒有綻開依然很美”之美；就有“深深地向你致敬”勸人惜時向上之善；就有“吹舞了少女的流海”“醉了少男的衣襟”的初戀的純真。

冰花的〈致敬〉之所以給人以美，是因為她精心地採集了多種耀人的色彩，著在詩中的事物之上：綠色的書包，藍色的記憶，還有紅色的日記本。

冰花的〈致敬〉之所以讀來可愛，是因為她聰慧地選寫了人生最旺盛的黃金時期的少男和少女：兩條辮子，兩朵花蕾，一對蝴蝶在飛；

冰花的〈致敬〉之所以讀來生動，是因為她出色地使用了語言，巧妙地選擇了字詞的搭配：風，吹舞了流海

。芬芳，醉了衣襟。“記憶中閃過”
“依然很美”“我深深地向你致敬”
。

大凡一首好詩，詩人往往都是把自己親身感受過的一些情感融入詩句，以使讀者受到感染，從而形成充分的回味和想像的。李白的一句“低頭思故鄉”，又撩起了天下多少遊子月夜思鄉的惆悵？冰花的〈致敬〉也是這樣，她在“紅色的日記本”上，她在“藍色記憶”中，都沒標出具體的內容。這“紅色”是激情歲月的章頁，還是熾熱情意的火焰？這“藍色”是純潔無瑕的愛戀，還是高入藍天的美願？這一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他們在那本“紅色的日記本”上，除了“畫有一對蝴蝶在飛”以外，還寫著些什麼呢？“我”沒有說。這也就足夠引起讀者無限情思的聯想。

詩中“假如我那時的樣子”這一句是來得太好了！詩人南國杜鵑讀過，也發出了“純潔的情感，令人迷戀”的讚歎！詩人把“我”請了進來，詩境頓然親近，詩意也悠然地親切了幾分。雖然說，於這“假如”的裏面，我們還是讀出了少年初戀時的那種入迷、盲目和衝動。但是，確切點說，幾分羞澀，十分純真，這才是“我那時的樣子”的真正的情感。人生的初戀是糖、是蜜，是夢、是詩，是帶著幸福的微笑！

詩人空靈部落在〈對未來的傾聽〉一文中說過：“一個虔誠的詩人是深入骨髓的。其詩來自於心靈的靈悟，來自於生命的體驗，來自於對真理不息的追尋。”冰花的〈致敬〉是對人生花季的感懷，是對青春火紅的敬禮，更是對我們人生的激勵！她激勵著我們、特別是我們的年青一代，要惜時奮起，要積極向上，要向著美好的未來。

聶魯達（Neruda, 1904-1973），原名 Ricardo Reyes Basoalto，是拉丁美洲一個重要的詩人，超現實主義詩人中之最多產者，也是個外交家和馬克思主義信徒，曾獲 1953 年增強國際和平的列寧獎金，並在 1971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西班牙裔家族是帶有印第安人血統的，父親是個鐵路工人，對兒子的詩作不感興趣。聶魯達早歲喪母，他的父親把他送至智利南方的一個原始但美麗的小鎮特木科（Temuco）唸書。聶氏在十歲即開始寫詩，但得不到父親的鼓勵。他在智利南方認識的一位老師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卻給他鼓勵，他深深的受到她的影響，1945 年米斯特拉爾獲得拉丁美洲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對世界文學影響甚鉅。

1923 年聶氏把傢俱和父親送給他的手錶全部賣掉，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霞光》（Crepusculario）。次年，又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之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una cacion desesperada），並為免觸怒父親，將原名改為從捷克借來的 Pablo Neruda。之後放棄學習法語，開始大量閱讀許多古典名著，專事詩創作，並成了積極的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

聶魯達在 1927 年進入外交服務，他曾在仰光、可倫坡、爪哇、西班牙及墨西哥任領事。在後來寫的回憶錄中，記載有許多當時的新聞趣事。在這期間他創作了《地球上的居所》（Residencia en la tierra），1934 年後轉赴西班牙。

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他的朋友們慘遭屠殺或監禁，包括西班牙的偉大詩人洛爾卡（Lorca），大批開明人士和無辜百姓流血街頭，這殘酷的一切堅定了詩人的政治態度。聶氏因此寫下了他著名的長詩《西班牙在我心中》（Espana en el Corazon, 1937），譴責法西斯暴行！

1938 聶氏出使墨西哥期間，創作了許多詩篇，內容大多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立場。1943 年乘船歸國，受到拉丁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

的盛大歡迎。1945 年，獲選為參議員。

智利右派掌權的時代，由於聶魯達與國際共產黨的關係，被迫與其他左翼份子一起轉入地下。這時候他找到時間寫了大量作品。1948 年聶氏離開智利到巴黎出席保衛和平大會。次年首次訪問蘇聯並出席普希金誕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會。1953 年獲列寧獎金。

1952 年，智利當局命令撤銷逮捕左翼詩人作家組織及政界人物後，聶氏得到機會回國，頓然發覺自己已成了一個富翁。他大興土木，建築宏偉的房子，生活經歷非常豐富。

聶魯達開始了更絢麗多彩格調的創作，不斷地顯示他一生經歷的變化。1950 年寫的《漫歌》（Canto General）是他的一部輝煌巨著，被公認為是美洲大陸最偉大的史詩之一。

晚年的作品，皆以簡單的社會批評方式來描寫，如在 1954 年寫的《要素之歌》（Odas Elementales）內的主題和技巧也不像從前作品的豐富多彩及絢麗。但是聶魯達的創作不因為自己年邁而減退，採用西方傳統詩的十四行形式來寫《愛情十四行詩一百首》（Cien Sonetos Deomot, 1959），愛情仍然是聶氏詩作的主题。聶氏深受巴利霍和米斯特拉爾的浪漫主義及弗洛伊德的影響，逃不過色情與死亡的情結。

1970-73 年，聶氏擔任智利阿連德（Allende）政權駐法國大使，1971 年間獲諾貝爾文學獎。在 1973 年的皮諾切特（Pinochet）軍事政變中，他的老朋友阿連德總統被殺，不到一個星期後，他在智利去世。拉丁美洲也喪失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聶魯達的詩風如道與魔幻的不斷變化，和他的一生一樣。年青時以色情和愛情打破傳統；內戰時是實用主義；中年寫史詩；晚年寫關於人生中愛與死亡，給予世界文化莫大的警醒！

編輯筆記

一首詩——無論長短先不論好壞——之所以成為一首詩，乃因為本身的完整性，是否足以使其能獨立成為一首詩的緣故。許多名為組詩的詩，是否因為當中每首息息相關、環環相扣，必須合在一起？這恐怕是見仁見智的事。由於篇幅所限，大部份詩刊都極少發表組詩，編者有時會從中選其一二發表，如果讀者讀後不覺突兀，則其獨立性毋庸置疑，倘若篇篇如此，則這組詩想必便有了成為好詩的先決條件了；倘若個中偶有章節是可有可無的，則何必多此一舉？組詩如是，詩之外的諸如前言、後記、註釋等等亦皆如是。如果詩本身已說了要說的，那就沒有必要添加蛇足；如果沒有，那不是說這首詩尚有不足之處？其實，有“捨”才有“得”，除了一些註釋有時是必要之外，前言、後記多數時候只能產生將讀者的讀詩趣味降低或完全喪失的效果。一首詩的好壞，取決於詩的本身，作者創作的前因後果，對此是影響不大的。

本刊歡迎世界各地詩人來稿，也並不特別著意一稿兩投，蓋因好詩不妨多加傳揚，而各地讀者不同，讓多些人讀到好詩正是刊物的期望。但由於網絡傳播速度過快，紙刊資源珍貴，請大家不要將已在網上張貼過的作品寄來。至於寄來的作品若三期之內未見刊出，請自行處理。

感謝詩人汪抒的協助，本期“《抵達》詩刊作品輯”得以順利演出。我們並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出版廿年來的每一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第30屆世界詩人大會於2010年12月1日在臺北開幕，隨後在臺北、宜蘭和花蓮三地舉行了數場朗誦會和研討活動。並於同月7日閉幕。

詩人非馬去年豐收：《非馬藝術世界》由海南大學教授唐玲玲、周偉民編著，是一本帶有傳記性質的作品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出版了散文集《不為死貓寫悼歌》，書訊：http://www.bodbooks.tw/Item_id1448.htm。

越華詩人陳國正詩集《夢的碎片》於2011年由越南胡志明市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收詩作200餘首，前有詩人王耀東代序及自序。聯絡定購：tqkien@163.com。

詩人蔡克霖詩朗誦會於1月4日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現場到有300多名學生。

本刊同仁伊尹詩作〈蘭台幽夢〉於去年八月獲首屆“梁祝杯”銅獎；另詩作〈廣陵散〉獲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華文著述獎”詩佳作獎。

作為2010年第六屆中國宋莊文化藝術節主題“跨界”(cross over)之一的首屆中國宋莊詩歌節成功舉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一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